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
經部

乾隆
御覽本

#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六册

Z121.5
CH1
6

吉林人民出版社

# 毛詩注疏

ZJU001016114

〔漢〕鄭康成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正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詩譜序 上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

目錄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毛詩譜　毛詩原目

毛詩注解傳述人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

卷五

國風衛

卷六
國風王
卷七
國風鄭
卷八
國風齊
卷九
國風魏
卷十
國風唐
卷十一
國風秦
卷十二
國風陳
卷十三
國風檜





卷十四
國風曹
卷十五
國風豳
卷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卷十七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小雅鴻鴈之什
卷十九
小雅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小雅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小雅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小雅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大雅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大雅蕩之什
卷二十六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周頌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

商頌那之什

臣等謹案毛詩注疏三十卷漢鄭康成箋唐孔穎達疏詩惟毛傳鄭箋至為雅奥孔氏集南北朝諸儒之長作為義疏形名度數于是為詳宋王安石自作新義屏棄注疏晁氏譏之明初取士孔疏朱傳猶並重焉蓋詩隨乎樂樂附於禮康成以禮言詩其說至煩而不可厭也惟穎達疏猶為克守家法明刻本不載鄭氏詩譜序今本已補入毛晉刻本闕睢篇誤以陸氏釋文混入鄭箋今亦校正信為善本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注疏目錄

# 毛詩正義原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塹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



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絶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絶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



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 詩譜序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勑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壯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忭躍之心玄鶴蒼鷺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



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畧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諷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

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勗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皐陶謨說皐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顯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播種之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皐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太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太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

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太平無為故與太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令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



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太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哀閻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



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疏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末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

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紀綱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

**雅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



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刪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詩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已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譜序







詩譜序考證

使民有政有居疏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臣宗萬按此出偽泰誓今本尚書泰誓無此文

五霸之末疏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臣德齡按趙岐孟子注五霸為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又荀卿以五霸為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顏師古漢書同姓侯王表注五伯者齊桓宋襄晉文秦繆吳夫差此五霸當是指周之五霸言

# 毛詩譜上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 周南召南譜

周名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疏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說太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名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名是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疏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疏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太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



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太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疏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

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横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疏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太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



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已化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已者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疏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太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太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疏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太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太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

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

疏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疏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疏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疏正義曰此論二



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太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聖賢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仁厚騶虞嘆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嘆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荅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

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名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名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已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名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名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名為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名伯名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名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名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名公何得為伯荅曰甘棠之詩名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名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名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名南風者以詩繫於名名為詩主以



其主美名伯因即錄於名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名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名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名南也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疏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名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名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名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

疏正義曰在名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

今無貍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

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名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名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疏正義曰周公封魯名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名康公戒成王是名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名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名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名公是也疏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於葵丘文五年名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名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名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名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名公別於東都受來存本周名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名亭周則未聞今為名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



滅且非世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疏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葬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疏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且又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變風方千里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

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疏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疏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鹿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兖州桑土之野疏正義曰禹貢兖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疏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疏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



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疏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為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鄭義為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疏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疏正義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

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疏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疏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疏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為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疏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魏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疏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疏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侯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

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寔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謚號之稱舜為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修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於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謚多則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云莊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



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亦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弒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

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軫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閒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疏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



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言爵為伯服在甸案曹國寔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寔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疏正義曰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於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州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于外方故云之閒北得河陽漸

## 冀州之南疏

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疏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于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為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疏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為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疏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

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疏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代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疏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親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于懿王至于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囏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涅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疏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



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晉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疏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于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于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叙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惟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兎爰序

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兎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則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悲而為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偽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疏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薰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言得鄶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



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疏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鄶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守之惟是可以少固疏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為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穀武云商邑冀冀左傳每言敝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疏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

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疏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虞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于王東徙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



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公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叙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虢鄶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疏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為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

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于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蔡國之事是突前蔡之初國人欲以鄭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為君案突以桓十一年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為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



正褰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為其主雖當突前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草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屬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屬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為莊公之詩也

##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疏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此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萴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疏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勲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

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

疏正義曰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為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于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馬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瀆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並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為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成王用周公之灋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疏**

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疏**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

貢雒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雒淄之野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疏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為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疏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云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是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序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風則暮昭晳若此復何所疑且衛公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懿愿之人未必眈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戲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悲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

東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疏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疏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周以封同姓云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疏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莱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疏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疏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



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疏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陵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以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疏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

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惟方百里也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疏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晉十里應劭曰順帝改晉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為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疏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疏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疏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名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公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疏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

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為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為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後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疏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疏正義曰鄭語公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女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翳為嬴姓不賜皋陶秦為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為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疏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

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疏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雒之妻生子成為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雒之嗣則從中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至曹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



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襄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疏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于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疏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

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西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疏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滴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雄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屬王時西戎滅大雄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雄之地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雄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雄之地即就大雄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以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為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覲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為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為康公是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隣美秦仲為秦仲詩也駟鐵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注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鐵小戎為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陳譜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疏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太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太皞又號虙戲故連言之虙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疏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駮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疏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檜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地商頌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疏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



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疏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桓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戊立卒子幽公寧立除桓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皆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字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傳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彌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

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即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即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傅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疏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帝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北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疏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流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疏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秃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芈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妘姓之中又有鄔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帝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史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其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

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是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其國北鄰於虢疏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皐而又以滎陽為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 曹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疏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兖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言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兖州故言兖州地名也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疏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

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疏正義曰禹貢兖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疏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言其民俗畜積也

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疏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自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

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疏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

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頃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頃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疏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邰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疏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章昭云豳西近戎北



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自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遭豳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疏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疏正義曰詩緜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

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疏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惟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

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疏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愛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太王以比已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太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時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者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太王者緜篇說太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太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



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疏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為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名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名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故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也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攷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為

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彼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也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名誥七年作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期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彼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也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名誥七年作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期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彼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也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名誥七年作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期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



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名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援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已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

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啓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太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名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文皆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

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二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名誥皆在七年者以名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名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







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三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毛詩譜上

謹案正義序一頁後六行秦政燎其書刊本政訛
正今改
詩譜序注疏第二頁後六行疏工以納言刊本工
訛作王據尚書改
第五頁後八行疏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刊
本頌訛雒今改
詩譜上第十頁後二行疏楚滅六并蓼刊本蓼訛
蔑今改據春秋傳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疏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鄈谷東
北諸本及刊本沾訛㶣據說文及水經
注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譜成王既黜殷命刊本成訛武
據尚書序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疏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
田刊本原訛源今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巳比列國刊本比訛此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疏武公與平王東遷刊本平
訛乎今改
後二行疏昔我先公桓公刊本昔訛皆據左傳改
後二行疏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刊本其訛之
藿訛藿據左傳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疏季前因之刊本前訛蒯下
同據左傳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疏都平陽刊本平訛于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三行疏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刊
本暨訛既據尚書改
第三十五頁前六行疏王命虢公伐曲沃刊本公
訛父據左傳改
第三十八頁後八行疏迆謂靡迆刊本上迆字訛
地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疏杜預云刊本杜訛村今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疏弟桓公皐羊立刊本桓訛

相據史記改

第四十三頁前五行疏陳佗詩也刋本佗訛陀今改

第四十七頁前八行譜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疑行也者二字或也字當作曰字但諸本皆同沿訛已久未敢臆為删改謹識之

第五十四頁後五行疏依大戴禮刋本戴訛載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舉人臣李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　詩譜下　原目　侍述人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譜下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 大雅譜

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疏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於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馬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疏正義曰案周本

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比至太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二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太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太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疏**

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緜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修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緜與旱麓皇矣皆述太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



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緜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武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疏**

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

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能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第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太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書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疏正義曰由祖宗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既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太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疏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馬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興主也魚麗之序

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為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于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曰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此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于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成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涖政恐不留意于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于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言太平鳧鷖言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泂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或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

篇為正經疏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樑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疏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為之正經用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馬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閒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



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之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馬用之邦國馬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言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疏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



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敢不拜歌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三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

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以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

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為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凡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皆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遠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

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皆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筐云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則尊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







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階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肆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疏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疏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無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

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聽卬召旻二篇序云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緑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名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靡缺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為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





將去論怨差小故為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箋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存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崧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為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修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賦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

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黄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無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宫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内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蔽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成之車舝序云褒似妣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遂白華言申后之廢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







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黄其次篇之意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生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唯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唯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癉善人載尸蕩云欽

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名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鐘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儻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疏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間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馬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疏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等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

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疏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

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蹂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 鹿鳴之什疏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下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鴻鴈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遭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



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古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為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

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立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叙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功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

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勲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序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賓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譜者孔子列之於詩末



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疏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充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格爾書傳說越裳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攝七年鸞鳳見黃英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即攝七年鸞鳳見黃英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于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王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于所歌之主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

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叙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

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叙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







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惟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若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王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文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

之篇中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叙皆得為武王之事但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緜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叔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進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年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年麥年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



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責禮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皆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廟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禍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盛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禍為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論論難以精悉也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

所以藏身也疏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疏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殺地疏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辯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令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疏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疏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疏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疏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興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儐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

法則焉疏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儐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疏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修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修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疏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殷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



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盛今德澤止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鄙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雝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疏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疏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疏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疏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偁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湼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疏正義曰有駜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養振鷺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是修泮宮崇禮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修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修謂舊有其功修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疏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於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謀鄫且東行略地令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略以為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荊楚西為此會東略之不知而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略也此言

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為淮會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既稱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疏**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為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修復古制但不從啟塞之時是於禮為小失春秋貶譏芥之惡故取以為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為美事作南門修廟其事相類故鄭言修廟因說作門賛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修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疏**

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君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遠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為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駿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為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疏**

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

壞者譏其不恭明修造繕治者於事為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為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為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為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疏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疏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諸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





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之亦云覺焉疏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云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于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死亡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疏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為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二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為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恆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俊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儕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為代號文王不以邰為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號周即處邰處豳國名變易太王來周居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於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為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



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疏正義曰克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中候維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上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

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

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疏正義曰此尚書無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疏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為祫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修治寢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疏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啓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



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故終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疏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疏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啟卒弟仲行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

公申立卒子滌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滌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疏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





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疏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無得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毛詩譜

周南召南譜文王受命疏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尚書泰誓文無周公曰三字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臣會汾按楊龜山謂儀禮大合樂歌周南召南儀禮之作正在周公之世則分二南在周公之時周公豈以聖人自居而賢人待召公乎此論甚當

邶鄘衛譜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疏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臣宗萬按五峰胡氏正書序之誤以為武王封康叔朱子從之康誥曰朕弟寡兄明是武王之言也



七世至頃侯疏子孝伯立○史記作考伯

又疏子建伯立○史記作庚伯音捷又世本作摯伯

又疏子貞伯立○世本作箕伯

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臣人龍按朱子以邶鄘衛為音之異後以為不可曉蓋闕疑之意顧炎武曰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為三者漢儒之誤非夫子之舊也考左氏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其論甚當

王城譜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李光地曰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晚歲乃並此而亡之先儒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為西以風為東而有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耶



鄭譜鄢蔽補丹依疇歷華○疇鄭語作畴華鄭語作莘

武公又作卿士疏鄭人立公子儀○史記作公子嬰

齊譜爽鳩氏之墟○臣光型按漢書地理志曰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顏師

古注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

後五世哀公政衰疏子成公說立○史記作脫

又疏子莊公購立○世本作贖

魏譜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臣光型按通典云雷首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棠山中條山渠

瀦山獨頭山寰宇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五里水經注云魏國故城西南並距河二十餘里北距首







山十餘里是魏國在雷首之南鄭以為在雷首之北

恐誤

晉獻公竟滅之○臣宗萬按蘇轍疑魏入晉已久詩皆

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朱子亦

云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然觀詩序

所言皆非晉事故朱子又云恐魏亦有此官未敢定

為晉詩也

唐譜其孫穆侯疏僖侯生獻侯藉藉生穆侯費王是也

○籍世本作蘇費王史記作潰王一本作弗生

又疏子鄂侯郤立○郤史記作郄

又疏鵠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范

處義曰鵠羽繫之昭公非也據詩序言昭公之後大

亂五世自昭公至小子侯始及五世當作小子侯詩

秦譜堯時有伯翳者○史記作栢翳漢書作栢益

歷夏商興衰疏實鳥谷氏○谷史記作俗

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疏惡來有子曰女妨○妨史記







作防

又疏大几生大雒○雒史記作駱

至玄孫德公疏文公生靖公○靖史記作竫

疏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為秦仲詩也○劉瑾曰秦仲

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宜作於平

王命襄公為侯之後許謙亦云秦仲固嘗為附庸之

君以西戎滅大駱之族宣王命為大夫日與戎戰六

年而死非可樂時詩語不類然則車鄰實襄公詩爾

又疏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許謙曰康公為太子時正穆世也當繫於穆公

陳譜封其子嬀滿於陳○臣會汾按大戴禮禹受命乃邑姚姓於陳是胡公乃繼封也

疏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臣浩按史記作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薊與樂記文異

五世至幽公疏弟平公彘立○彘史記作燮



又疏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范處義曰月出刺在位說美色正指孔寧儀行父之事宜繫之

靈公

檜譜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地○臣光型按外方先儒皆以為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徐廣曰檜在密縣不得在外方北也

疏滎澤滎波一澤名也○許謙曰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禹貢濟入河而南出溢為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爾雅水出自洛為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二說未知孰是臣光型按滎波為二水當從周禮職方為是波水當以洛南之波為是蔡氏書傳亦從爾雅說若山海經之波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此波水也

祝融氏名黎疏已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莒周語作董

曹譜曹之後世疏子桓公終生立○終生史記注一作終湜



又疏子莊公射姑立○射姑史記作夕姑

豳譜以比序已志○金履祥曰七月非周公所作乃豳之舊詩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於三頌之末也周公食邑豳岐之間故凡周公之所作與為周公而作者皆附之臣光型按鄭氏謂七月乃周公述公劉太王之事亦是其謂周公以比序已志恐未必然也朱子辨序謂七月是未居東時作諒哉

後成王迎之反之○迎之疑當作迎而觀下疏作而字可見

小大雅譜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朱子云鄭譜以此為文武時詩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時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時詩矣大明有聲並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 臣宗萬按呂氏春秋云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諸詩明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文武皆稱謚也



疏則稱王之後作也○ 臣光型 按文王未嘗生稱王安得云稱王後作耶呂祖謙曰漢儒謂文王受命稱王靈臺為天子之制悖理甚矣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疏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 臣浩 按鹿鳴之序甚當而漢儒多有異說如司馬遷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云鹿鳴周大臣之所作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此亦如康王晚朝關雎諷諫之說鹿鳴冠小雅之首安得以為刺詩

疏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臣浩 按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亦以為刺詩

何者天子饗元侯疏於次國於小國○此六字不可解別本於次國下又有次國二字亦不可解似是衍文周頌譜疏又作武○范處義曰其詩云於皇武王豈武王之自言乎



又疏其三曰數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臣光型 按此三六之數杜預以為楚樂歌之次第劉炫以為楚子引詩之次第或云此三六者猶云肆夏之三也武賚桓明是三篇安得合之為一當時未經夫子刪定而荆楚文獻不足猶為錯亂不足信也

又疏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范處義曰二詩當繫之成王 臣浩 按韓詩薛君章句云疊應也美成王能

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是韓詩以時邁為成王之詩范氏之說是也

魯頌譜自後政衰疏子考公酋立○酋世本作就

又疏子幽公宰立○宰世本作圉

又疏是為魏公○魏公世本作微公

又疏子厲公擢立○擢世本作翟

又疏子真公僞立○僞世本作摯

又疏子弗湟立○弗湟史記作弗湟世本作弗皇

商頌譜世有官守疏子曹圉立○曹圉世本作糧圉

又疏子振立○振世本作核







毛詩譜考證

# 毛詩注解傳述人

唐 陸德明 撰

詩者所以言志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毛公為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序解見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為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已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亦謂申培公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為大中大夫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蘭陵人御史大夫趙綰代人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砀人長沙內史繆生蘭陵人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

關門慶忌鄒人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縣名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賢字長孺玄成字少翁父子並為丞相封扶陽侯又治禮論語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大司馬車騎將軍又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昌邑王師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生長安名長安字幼君山陽人為博士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及唐長賓東平人為博士楚王太傅褚少孫沛人為博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王張生兄子游卿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傳王扶琅邪人泗水中尉扶授許晏陳留人為博士又薛廣德字長卿沛國相人御史大夫受詩於王式授龔舍字君倩楚國人太山太守齊人轅固生漢景帝時為博士至清河太傅作詩傳号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傅蒼授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為博士諫大夫及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前將軍兼傳論語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丞相樂安侯子咸亦明經歷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衡授師丹字公仲琅邪人大司空及伏理字游君高密太傅家世傳業滿昌字君都潁川人詹事昌授張邯九江人及皮容琅邪人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漢文





帝時為博士至常山太傅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万言号曰韓詩淮南貢生受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嬰又為易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以詩授昭帝至丞相封侯誼授同郡食子公為博士及琅邪王吉字子陽王駿父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能為鄒氏春秋以詩論教授子公授太山栗豐部刺史吉授淄川長孫順為博士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一本作段福並至大官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玄詩譜云孟仲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徐整作長公長卿授解延年為阿武令詩譜云齊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長沙太守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



州從事陳統字元方難孫申鄭宋徵士鴈門周續之字道祖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豫章雷次宗字仲倫宋通直郎徵不起齊沛國劉瓛並為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于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毛詩故訓傳二十卷鄭氏箋馬融注十卷無下秩王肅注二十卷謝沈注二十卷江熙注二十卷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兖州別駕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大叔袁隱孫毓詩同異評十卷陸璣毛詩



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為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阮侃字德如陳留人河內太守江惇字思俊河內人東晉徵士蔡氏孔氏不詳何人梁有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為毛詩集注二十四卷俗間又有徐爰詩音近吳興沈重亦撰詩音義

毛詩注解傳述人

# 毛詩注疏原目

## 毛詩國風音義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



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士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相丹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勲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勳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哀德襄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俊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俊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



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平王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侯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太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鄭飲酒云無算樂註云燕樂亦無算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也以其徧歌謂之無算不以不次

為無算也

鄭氏箋音義

箋本亦作牋同薦年反字林云箋表也識也案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為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意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

疏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疑未敢明之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訓詁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音義

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雎七胥反依字且邉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唈唈之聲瓜瓞取緜緜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夭夭與桃名而俱舉蜉蝣從衹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與則并舉篇末其中踏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衆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畧故不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音義

名亦地名也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名亭案周名皆周之舊土文王受命後以賜二公為采地二南之風皆文王未受命之詩也周南十一篇是先

王之所以教聖人之深迹故繫之公旦名南十四篇是先王之教化文王所行之淺迹故繫之君奭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音義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於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幽七月十三國并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鄁字林方代反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音義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音義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音義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



是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音義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音義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音義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也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音義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音義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為諸侯至周為附庸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音義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宛義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音義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檜本又作鄶古外反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音義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為伯其封域在兗州陶丘之北菏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音義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遷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邰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太王為豳公憂勞民事以比叙己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

小雅音義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從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音義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



舉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音義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為正也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音義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詁訓因改其第焉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大雅音義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音義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



大雅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周頌音義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太平德洽著成功之樂歌也名之曰頌頌者誦也容也歌誦盛德序太平之形容以此至美告於神明皆成王周公時作也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魯頌音義魯者周公之子伯禽所封之國也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留之輔相而封伯禽焉其

封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十七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之時能遵伯禽之法外征淮夷內修德教國人美之於是國卿季文子請周而使史克作頌四篇夫子刪詩錄之者以周公有致太平之勲成王命魯郊祭用天子禮樂故取魯頌而同於王者之後焉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音義作駉之什者是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

商頌音義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成湯代桀王天下遂以為國號後世有中宗高宗中興時有作詩頌之者當周宣王之時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歸而祭於先王孔子錄詩之時止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恪

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注疏原目

# 毛詩注疏原目考證

周南關雎詁訓傳音義舊本多作故○顏師古漢書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故訓傳改為詁字失真耳

召南鵲巢詁訓傳音義扶風雍縣有召亭○臣光型按召亭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南十里文王時召公食采邑也又山西絳州垣曲縣亦有召亭春秋時召公食采邑也

魏葛屨詁訓傳音義按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臣德齡按史記魏世家乃晉獻公所封畢萬之魏畢亦姬姓然非此魏也孔氏正義云魏世家絕而陸氏乃云按魏世家誤矣

唐蟋蟀詁訓傳音義叔虞之子燮父○臣祖庚按史記漢書鄭譜孔正義皆作燮此作燮父殆二名止舉其一猶晉重耳稱晉重曹叔振鐸稱叔振之類歟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音義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

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臣光型按申公之詩亡於西晉其說固不可考然觀漢書谷永傳閭妻驕扇顔師古注云魯詩言厲王無道内寵熾盛是以十月之交為厲王變小雅正申公之說未嘗以為皆幽王詩也







毛詩注疏原目考證

謹案第八頁前三行疏故中候曰刊本中候訛中侯今改

第十頁後七行譜及聘問之賓刊本及訛乃今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疏褒姒威之刊本威訛滅據經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疏六詩並列刊本詩訛時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疏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上未字疑衍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疏故次閔子小子訪落敬之也刊本落訛樂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八行疏立子開為閔公二年卒刊本二年訛立其據史記改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疏敬敷五教在寛刊本複出五教二字疑衍

第四十頁前一行譜嘉靜啟邦按尚書靜作靖此

本疑古文不同

第四十一頁後四行自後政衰刋本後訛從今改

原目第七頁前三行疏以比叙已志刋本比訛此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燧

謄録監生臣王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一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周南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音義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嬪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



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疏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為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嬪也言嬪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

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苟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獵狩始見憂國之心瞻卬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音義**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疏**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音義**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



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

**疏**正義曰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音義**嗟迹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傷贊反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

**疏**正義曰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既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中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

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詠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音義**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注同**疏**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文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



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太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正義曰春官太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二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李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各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義**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疏**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怨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蓋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



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慾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

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音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疏**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志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之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罰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音義**厚音后本或作序非**疏**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



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時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



**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音

義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甑反頌音訟疏正義曰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太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聖賢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



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之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之所注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馬有大雅馬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



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頌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太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

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雖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六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政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箋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音義**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疏**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



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諷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非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詩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為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正義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

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絶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紀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觀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諡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録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録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録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音義** 苛本亦作荷音同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福鳳反 **疏** 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强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内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黄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疏** 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

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太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出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鈹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疏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辯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已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已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也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為已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蓋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

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疏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禮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



其國之音李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音義**告古毒反**疏**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

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疏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合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音義麟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皮寄反大音泰疏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

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州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音義**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

**疏**正義曰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無傷害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逑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逑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瑛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

毅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至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音義**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甑反案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鷙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遥反廷徒佞反好



毛如字鄭呼報反兎罝詩放此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疏**正義曰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正義曰釋詁云關關噰噰音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鶚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為說也采蘩傳曰沚渚鳧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雎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

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者非也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總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摭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注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為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音義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莕沈有竝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妾荼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竝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　疏正義曰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莕接余其葉符陸璣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荇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令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菹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

祭明此亦祭也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鐘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音義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剩二字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事故思之也箋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雖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悠思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



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鐘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鐘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鐘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未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鐘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笙故以鐘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鐘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疏正義曰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羣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即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正義曰此稱后妃之

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鐘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為鐘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音義芼毛報反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

疏傳正義曰釋言云芼搴也孫炎曰皆擇也以搴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搴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箋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者皋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音義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

疏正義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寔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閑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漪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

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鴇羽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實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音義覃本亦作蕈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傳夫附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



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德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為本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為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為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

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
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雖歸安父
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
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
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
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
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
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傳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



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
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
稱達於遠方**音義**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
蔓音萬浸子鴆反長之丈反灌古亂
反喈音皆摶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藂
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疏**正
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
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
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
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音喈喈
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
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
葛所以為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
章因事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
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
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
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
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
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為成就貌也
箋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
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
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葉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
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傳正義曰釋鳥
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
摶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
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
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
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
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孫
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箋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



時摶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為因興則
此亦宜然也言摶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喈喈
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至集
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
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
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
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
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閫才美之稱得達遠
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
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箋云
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傳**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

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音義** 莫美博反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斁本亦作斁音亦厭於豔反紞都覽反紞織五采如綌狀用縣瑱也紘獲耕反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綖音延晃上覆也朝直遥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於既反

**疏** 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煑之煑治已訖后妃乃緝績之為絺為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絺綌之時



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為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為煑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斁厭釋詁文彼斁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紞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紞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當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綖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綖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為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為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也則為紞又為紘綖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箋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為作王后為



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擱之用功**

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音義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直用反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褘音煇王后六服一曰褘衣見賢遍反擐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沈重皆而紙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擐猶接莎也接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褖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害戶葛反與曷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疏正義曰毛以為上下二我我其身中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擐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擐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



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娩為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娩為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媚為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為言語之婉順亦為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之容貌以表之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葬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絕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為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華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配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為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故箋云煩煩擐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

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答之云煩擐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禘翟祭先公閟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褖以上為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以副褘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為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褘也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褖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箋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擐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褖以上為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以副褘也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褕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為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褘也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褖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耳箋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擐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為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澣故內則注云手曰澣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澣衣裳言澣故澣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總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澣裳裳乃褻服宜煩擐之而言澣是皆通稱也傳正義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者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為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褖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 葛覃三章章六句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箋謁請也音義卷眷勉反卷耳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也郭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詩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

疏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心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舉惡為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音義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苓音零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豉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寘之豉反行戶康反下注同朝直遥反

疏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吁而嘆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此故以周行為彼也傳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穢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為喻之意也箋正義曰知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

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音義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褢隤徒回反徐徒懷反



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頹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姑如字說文作夠音同云泰以市買多得為罍盧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以勞力到反復扶富反疏正義曰后妃言我升彼崔嵬山顛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為砠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正義曰我我使臣者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傳正義曰人君黃金罍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同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正義曰我我君者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減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飲酒禮

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

**樂音義** 罔古康反兕徐履反觥古横反以兕角為之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偽反殷勤竝如字俗本下竝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 傳正義曰釋山云山脊罔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箋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觧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觧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



觴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觶觧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觧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觶四觧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醻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寗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醻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醻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音義** 砠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屠非痡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 **疏** 傳正義曰釋詁云瘏瘏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 卷耳四章章四句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箋**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音義** 樛居虯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竝作枓音同字林巳周反說文以枓為木高逮徒戴反又徒帝反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家本竝無 **疏** 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

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荆揚之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合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音義藟本亦作纍力軌反似葛之草也草木疏云一名巨荋似燕萸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虆上附時掌反只之氏反猶是也綏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傳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荋似燕萸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爾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縈旋也成就也音義縈烏營反說文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箋忌有所諱惡於人音義螽音終斯爾雅作蜇音同惡烏路反

疏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箋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己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為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亦宜然宜爾子孫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音義詵所巾反說文作辪音同蚣蝑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蝑梁居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為虻蝱虻音竹白反蝱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諭不爾本或作不然振音真女音汝疏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蜙蝑蚣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摽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為興若蝃蝀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為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旬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也箋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爾傳正義曰振振仁厚者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為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為信厚也箋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故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傳薨薨衆多也繩繩

戒慎也音義薨呼横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音義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箋老而無妻曰鰥音義桃木名夭於驕反說文作袄云木少盛貌鰥古頑反疏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修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



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踝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爲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



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摽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

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音義少詩照反當丁浪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傳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



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家室猶室家也音義蕡浮雲反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音義蓁側巾反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疏箋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音義兔他故反罝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正義曰作兔罝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罝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罝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芣苢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螽斯之後蟲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為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罝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苢以後



妃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傳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傳赳赳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

於未然音義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罟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檝謂之杙李巡云橛也檝音特橛音其月反赳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鶴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設反衝昌容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為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為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為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為之防固也鄭唯干城為異言此兔罝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民作扞城也傳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也美其賢人衆多故為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泰苗說宮室寢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檝謂之杙李巡曰杙謂櫟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干扞也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為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為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為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箋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為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赳赳武夫論有武任明為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此罝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音義施如字逵求龜反九達道也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疏正義曰毛以為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為匹鄭唯好仇為異傳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滕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業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為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



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音義施如字沈以豉反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為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兔罝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正義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已腹心箋正義曰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宜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箋天下和政教平也音義芣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苡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苡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疏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烏音昔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



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詰注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盛之處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捋之既得則袺之襭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為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薺薄言采之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疏傳正義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陸璣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貴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陸璣疏所云治難產是也箋正義曰毛傳言薄辭



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為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繫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傳捋取也音義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傳袺執袵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傳扱袵曰襭音義袺音結袵入錦反又而鴆反衣際也襭戶結反扱初洽反疏傳正義曰

釋器云執衽謂之袪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襜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袪謂手執之而不扱襜則扱於帶中矣

## 芣苢三章章四句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音義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遍見反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之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令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



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故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箋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音義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音詠泭芳于反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柎



柎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泭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疏正義曰木所以芘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正義曰思辭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

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少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倡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縫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傳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箋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音義**翹祁遥反沈其堯反尤高潔者一本無潔字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牲腥曰餼**疏**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鵻鶉云子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歸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嫌不斥耳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蔞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

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音義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疏傳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蒿蔞舍人曰購一名蒿蔞郭云蒿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庾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音義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閔密謹反傷念也被皮義反疏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欲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傳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音義枚妹迴反惄乃歷反韓詩作惔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輖音同疏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幹之薪以為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



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正義曰釋水云汝為濆傳曰濟汝固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為灉江為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墳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濆箋傳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閑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

餘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非其事也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恚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傳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音義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思如字又息嗣反疏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覲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既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援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而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勵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音義魴符方反魚名赬勑貞反說文作䞓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火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辟此一本作辭此處昌慮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赬尾衛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徉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箋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人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

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靈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關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音義麟呂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修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疏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蠶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



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為示法耳箋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為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頭次見其角也同姓疏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

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傳于嗟歎辭音義振音真相應音鷹當也

疏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興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



是以駮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駮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于嗟歎辭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振公姓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兮音義定都佞反字書作頟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爾雅頟也本作顚誤疏傳正義曰定題釋言文郭璞曰謂頟也傳或作顚釋畜云的顙曰顚顚亦頟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公姓公同姓言同姓疏於同祖上云公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與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疏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兮音義示有武一本示作象疏箋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



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毛詩注疏卷一

毛詩注疏卷一考證

周南序先王之所以教箋先王斥大王王季○蜀本石經王季下有文王二字

關雎章關關雎鳩傳然後可以風化天下○蜀本石經此句下多而正夫婦四字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臣照按内則醴酏酒醴芼羹又云雉兔皆有芼昏禮芼之以蘋藻又儀禮饋食皆有鉶芼七發肥狗之和芼以椒蘇皆以菜雜肉為羹也其以芼為擇者唯此處毛傳耳

箋后妃既得荇菜○蜀本石經作女欲得后妃既共荇菜

關雎章句疏一字則言蹇而不會○臣照按顧炎武曰緇衣之詩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是詩亦有一字句也

葛覃序箋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蜀本石經後字作又字性字下有情字自然下有也字



薄汙我私傳汙煩也○蜀本石經作煩辱也

箋煩煩擱之○蜀本石經作煩擱之事也

卷耳章我姑酌彼金罍傳人君黄金罍○蜀本石經罍字上有為字

箋君賞功臣○君字各本俱誤作若字從蜀本石經改正

我姑酌彼兕觥箋飲酒禮自立司正之後○禮字上各本俱脫飲酒二字臣宗楷按立司正見鄉飲酒禮今從蜀本石經增之

陟彼砠矣○砠說文作岨

云何吁矣○爾雅注作云何盱矣

樛木序箋后妃能和諧衆妾○蜀本石經后妃上多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八字

南有樛木箋木枝以下垂之故○蜀本石經無故字

又箋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意字上各本俱脫一恩字今從蜀本石經增

福履綏之箋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合○和字下監本脫合字今從蜀本石經增

螽斯序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修曰序文顛倒宜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若螽斯也許謙曰但以言若螽斯句斷屬上文以不妬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亦可通 臣照按歐陽氏許氏之說皆比舊說謂螽斯不妬忌者勝而許氏說尤長螽斯之果否不妬忌固非人之所知而以不妬忌作推原



其本之辭更為明顯也

螽斯羽傳螽斯蚣蝑也○臣祖庚按爾雅云蝗螽蝗蝻螽蚣蝑詩緝云螽斯即蝗螽蝗子也非蝻螽也毛誤以為蚣蝑孔氏因之遂合蝗螽螽斯為一物

桃夭序箋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各本俱脫一無字今據禮記曾子問增正

兎罝章肅肅兎罝箋鄙賤之事○蜀本石經鄙賤上有行字

公侯干城箋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蜀本石經無力字

芣苢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君子矣○蜀本石經作天下和平

薄言采之箋薄言我薄也○蜀本石經薄言下多一言字

漢廣章不可休息傳疏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臣會汾按韓詩外傳即作休思朱子亦從之蓋休求為韻通首皆以思為語辭也

不可求思箋人無欲求犯禮者○蜀本石經無禮字

江之永矣○韓詩永作漾薛注曰漾長也說文作羕義並同

不可方思箋必有潛行乘泭之道○蜀本石經必有作本有

又箋故不可也○蜀本石經作故不可渡也

翹翹錯薪傳翹翹薪貌○蜀本石經作薪長大之貌也

言刈其楚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蜀本石經楚字下有在字翹翹上有高字

麟趾序箋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蜀本石經作雖有麟應之時而無以過也

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同姓○臣光型按玉藻云子姓之冠也喪大記云子姓立於西方子姓子孫也蓋子不可以父之字為姓孫則以王父之字為姓姓之所別自孫始故子姓即子孫朱傳以為公孫得之





謹案第二頁前二行疏瞻卬昊天刊本卬訛仰據經文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疏六藝論云刊本脫六字今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疏諸侯彊盛刊本彊訛疆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藝論云藝上疑脫六字

第十五頁後一行故託文史也句疑誤

第十七頁後六行疏皆怨夫也刊本也訛耳據宋本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刊本徧訛偏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傳若雎鳩之別焉刊本雎鳩訛作關雎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疏而揚雄許慎刊本揚訛楊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疏鬻其白莖刊本鬻訛鬻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七行疏摯虞流別論云刊本別訛外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二行疏在家本有此性刊本在訛有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音義施以豉反刊本豉訛政據釋文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諸侯巾以綌刊本巾訛内據曲禮改

第三十九頁後四行傳此后妃莘國之長女刊本莘訛并今改

第三十九頁後六行疏隱二年公羊傳文刊本二年訛作正義據宋本改

第四十五頁後三行疏君賞功臣刊本君訛若今改

第四十七頁後一行箋而今云何乎刊本乎訛吁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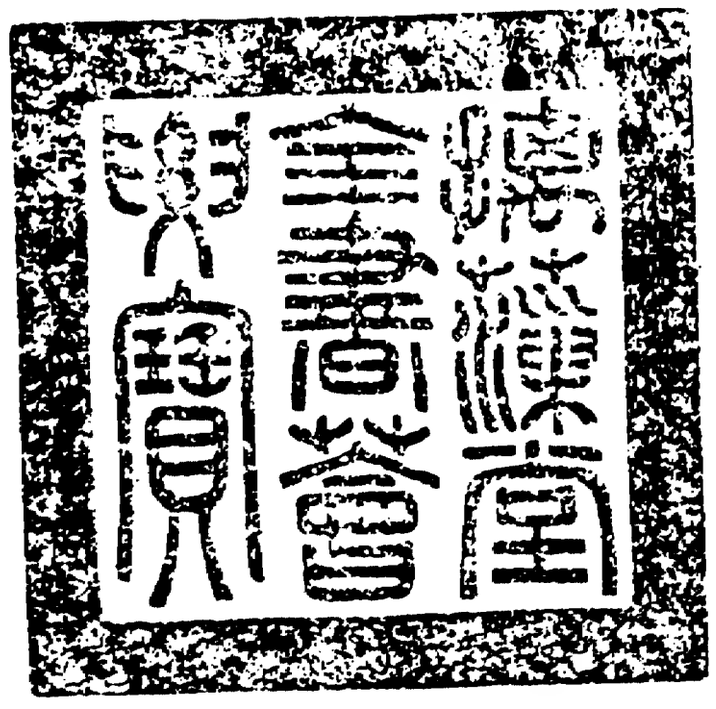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二頁前七行音義木少盛貌刊本木字訛本字今改

第五十九頁前六行疏可鬻作茹刊本鬻訛鬻今改

第五十九頁前八行疏即陸璣疏所云刊本倒作云所今改

第六十頁前七行音義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按尚書東字上無水字刊本水東流句疑衍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　熺

謄録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 毛詩注疏卷二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風

### 召南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



後可配國君音義鵲七略反字林作誰行下孟反下注同鳲音司爾雅云鳲鳩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鳲鳩有均一之德飲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揚雄云戴勝也疏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修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由其德如鳲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來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鳲鳩鳩桔鞠也鳲鳩不自

為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其德亦然也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音義秸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鵲鞠音菊爾雅作鵴架音嫁架之俗本或作加功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作魚據反云侍也乘繩乘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疏正義曰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鳲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傳正義曰序云德如鳲鳩也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鵲鵴方言云戴勝謝氏曰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鳲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正義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者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皆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瞷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皆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禒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將送也音義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將如字沈七羊反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音義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凡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疏箋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鳲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逆為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音義蘩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音義沼之紹反沚音止皤薄波反白也蒿好羔反谿苦兮反杜預云澗也疏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祀傳正義曰蘩皤蒿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箋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



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既主婦亦設羹矣知蘩不為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為羹采蘋知為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為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為重與此異也傳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音義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

髮髢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音義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濯直角反溉古愛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亂反髮皮寄反鄭音髮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髢是也紒音計祁巨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疏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鬄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為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鬄之飾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為髮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裼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鬄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裼為髮鬄者以剔是翦髮之名直云被裼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鬄鬄剔髮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鬄也定本作髮髢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盈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溉蓋展衣否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為侈褖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主婦髮鬄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知僮僮不為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為竦懼而恭敬也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為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



矣若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鬄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饎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于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于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為濯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注云濯溉也即濯溉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為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饔人溉鼎廩人溉甑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髮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

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髻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正義曰自廟反其燕寢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蘩三章章四句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音義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疏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絶於其族之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傳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音義喓於遥反趯託



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躍音藥蠜音煩種章勇反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覯古豆反降戶江反疏正義曰言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己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己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己恐其見棄己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己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兖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箋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有此之義故己所以憂歸宗謂被出也箋正義曰知未見君子謂在塗時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己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己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己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己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云無父母貽罹明

父母以見棄為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絶於族親之情也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奥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覯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禮也所以既見既覯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己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覯為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傳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音義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卑滅反本又作鱉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惙張劣反說音悅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鼈菜然此采鼈者欲得此鼈以興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己以禮也己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鼈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鼈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地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箋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鼈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夷平也音義薇音微草也亦可食離力智反疏傳正義曰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不息火三日者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己故己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注云親骨肉是為思與女相離也



## 草蟲三章章七句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音義蘋符申反大萍也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

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婉音晚枲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蠒紝女金反何如鴆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條也漿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吉兮反

疏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傅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繅之絲則絡之織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處注左傳曰織紝治繒帛也內則注謂繒帛也紃者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葅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納以教成文同葅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葅醢葅醢在籩豆盛脯羞皆薦所用也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葅醢者便文言之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為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



此者序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謂今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娩勘禮本亦然今俗云傅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音義濱音賓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萍本又作蓱薄經反一本作苹音平厓五佳反先蘇徧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音義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

綺反三足釜也王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庚反煮也湑去急反汁也鉶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毋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音義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餘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粢音資疏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為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亨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



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正義曰釋草云萍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蓱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莖大如鉛股葉如蓬蒿謂之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鉛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正義曰成婦順以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為此祭所以成婦道也事次皆為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為牲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正義曰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

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滑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滑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為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滑于醢北注云大羹滑煮肉汁則滑汁也傳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于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為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箋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為與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為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為之傳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忘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



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候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總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為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此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為此篇

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菹設之於奥奥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太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奥為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音義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梨召時照反奭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疏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正義曰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云召伯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官獨稱召伯者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為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為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

思其人敬其樹音義蔽必祓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剗初簡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廢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疏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箋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



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傳憩息也音義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揭起例反徐許厲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傳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音義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

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疏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



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音義厭於葉反徐於

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强其丈反下强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昕許巾反五禮用昕親迎用昏**疏**正義曰毛以為厭浥然而湿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為耳以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正義曰知始有露謂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强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强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解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壻也乾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壻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及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强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壻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埇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傳昏禮紡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音義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埇音角又户角反盧植云相質殼爭訟者也雀云埇者埇正之義一云獄名咮本亦作喙郭張救反何都豆反鳥口也紡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謀也妁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妁酌也**疏**正義曰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為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

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傳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埆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因證未定獄事未決擊之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為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聽訟以總之箋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咮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召伯公卿所當為乎傳正義曰紂帛不過五兩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紂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為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為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紂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子定本作紂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連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宜受男子強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從己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強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為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強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強留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強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強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強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強委者以方為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為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傳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傳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音義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疏傳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敘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



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為文勢之便也箋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音義紽本又作他同徒何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委於危反蛇音移讀此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疏正義曰毛以為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以為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

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緘縫者釋訓云緘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緘之為界緘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緘因名裘縫為緘五緘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意故紽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緘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緘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為紽自數也緘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緘數亦五緘言縫則紽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予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維組紃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紃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紽五緘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的袪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箋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己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紽傳革猶皮也紽緘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音義紽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紽緘縫之界域紽緘爾雅云紽羔裘之縫也音符龍反疏傳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吳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裼之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裼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惟麛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

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又定九年傳云皙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制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



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褎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音義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音義殷音隱下同靁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徨音黃暇也使所吏反疏正義曰作殷其靁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為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為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為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正義曰此解行役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



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靁靁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為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

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傳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音義復符福反閒音閑振音眞為于偽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疏正義曰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為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正義曰此靁比號令則雨靁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靁也箋云雨靁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靁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象辭也注云震為靁靁動物之氣也靁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靁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靁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靁喻號令之義也靁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傳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音義處尺煮反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音義摽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樣說文樣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疏正義曰作摽有梅詩者言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為蕃育法二章為男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

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抑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即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為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之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為正鄭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為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為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似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尤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為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興一月故以首章為初夏二章為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為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為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以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為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為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士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為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為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

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正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喻時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摽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傳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音義隋迨果反又徒火反迨音待韓詩云顧也疏正義曰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為異言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塈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我我當嫁者言此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摽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音義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摽有梅頃筐塈之傳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音義頃音傾塈許器反蕃音煩禁居鴆反一音金疏正義曰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盡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

傳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正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既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始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箋以色曰妬以行



曰忌命謂禮命貴賤音義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疏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接及其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為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獨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



於君不敢當夕音義嘒呼惠反噣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噣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疏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禮命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為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為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為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

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罶皆為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心稱三為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為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責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遲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早未有以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傳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音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衾起金反裯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疏傳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為臥物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為臥物故為襌被也箋正義曰鄭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為裯蓋因於古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

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及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箋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音義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疏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以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



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為下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為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傳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音義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富反並白猛反又步頃反疏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正義曰決復入為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枝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傳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音義渚諸呂反韓詩云一盆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

江有沱傳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也音義岷本又作嶓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蕭妙反慶子六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音義麕又作麏俱倫反麏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麕也青州人謂之麏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居業反脅許業反疏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為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



來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音義已通節反襄音果殺所戒反力呈反誘音酉疏正義曰毛以為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為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及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為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麕肉為禮而來是也傳正義曰凶荒則殺禮解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為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又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為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絜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仲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為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為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

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為導也傳正義曰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音義樸蒲木反又音僕樕音速樸樕小樹也純徒本反屯舊徒尊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疏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正義曰釋木云樸樕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為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樕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正義曰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取其堅而潔白者此皆比白玉故言堅而潔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

舒而脫脫兮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無感我帨兮傳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無使尨也吠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音義脫勑外反



注同感如字又胡坎反帨始銳反沈始悅反尨美邦反吠符廢反疏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略之采蘩傳曰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略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顧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音義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說文云衣厚貌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遐嫁反注同厭於葉反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繢户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褕音逾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正義曰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



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雝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王也然土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適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為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來為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箋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茀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統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朶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崔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工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

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上通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傳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箋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傳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音義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疏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正義曰襛猶戎戎也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唐棣移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平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疏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為興傳正義曰平正也者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傳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為之乎以絲之為綸

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音義釣音弔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疏正義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為乎維以絲為繩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為之乎維以禮為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正義曰緡綸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往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為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書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音義騶側留反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至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遥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為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天下以手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為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貔貅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正義曰叙解德為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春田之早晚壹發五豝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



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音義茁側劣側刷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發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頻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疏正義曰言彼茁出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也非訓為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韋初生不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

亦為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鐵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為驅也箋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



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為瑞應至信之德也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傳蓬草名也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于嗟乎騶虞音義蓬蒲東反豵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豵同疏傳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代禮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苑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絶有力者麋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豜從兩肩為麋麋鹿也絶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麋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毛詩注疏卷二

毛詩注疏卷二考證

召南鵲巢序箋夫人有均壹之德○蜀本石經作彼國君夫人而有均一之德

維鳩居之箋猶國君積行累功○蜀本石經此句下多以致爵位四字

又箋居君子之室其德亦然也○監本德字上脫其字然字下脫也字今據蜀本石經增

草蟲章趯趯阜螽○臣光型按爾雅作蟲螽此蟲屬當從虫若歐陽氏謂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間者曰草蟲則近于鑿矣

采蘋章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蜀本石經此句下多沉曰蘋浮曰藻六字

箋芼之以蘋藻○監本作芼用蘋藻臣光型按昏義文本作芼之以蘋藻今從石經改正

有齊季女傳必先禮之於宗室○蜀本石經禮作醴

行露章豈不夙夜箋夙早也○蜀本石經作夙夜早莫



也

羔羊序德如羔羊也○蘇轍曰君子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比其德也

委蛇委蛇箋故可自得也○蜀本石經作故可自得公食也

殷其靁章何斯違斯傳何此君子也○石經作何何此君子也

摽梅序疏然則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監本脫二十以至四字今據汲古閣本增入

迨其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臣人龍按此與鄭箋引周禮奔者不禁之言俱害理宋儒女子懼嫁不及時之說似亦未暢不若申培詩說云女父擇婿之詩為當詩說雖或後人偽書而此說則甚正較古注朱傳之義為長有足取也

小星章三五在東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臣光型按毛以五為柳似未當甘氏星經云柳八星柳宿萬人

所共見明為八星其狀垂似柳安得謂之五星耶且詩言三五在東特舉一時所見而言安得謂四時更見耶故朱注謂三五言其稀也

寔命不同箋凡妾御于君不敢當夕○監本脫敢字今從石經增正

維參與昴箋亦隨伐留在天○蜀本石經此句下多猶妾雖賤亦與夫人同御于君也十三字

疏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臣光型按參中三星橫列故謂之參外四星兩肩兩足共為七星伐三星斜列參中故宋志以為參十星兼伐三星而言也

又疏元命苞云昴六星○臣光型按昴亦七星其一星黑色小而難見元命苞謂柳五星又謂昴六星皆誤也

毛詩注疏卷二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八行音義架之俗本或作加功刊本架之二字脫據經典釋文增

第三頁後三行箋何彼穠矣刊本彼訛被今改

第十頁前三行疏御衽于奥刊本衽下衍席字據士昏禮刪

第十頁後五行音義惙張劣反刊本劣訛列據釋文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箋祭禮刊本作祭事據疏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箋則非禮女也刊本脫女字今據宋本增

第十七頁前一行疏潢汙行潦之水刊本潢訛橫據左傳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疏主婦人及兩鉶句疑有脫誤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疏孫毓以王為長刊本王訛主

第四十一頁前三行傳裯禪被也刊本禪訛禪今

改

第四十三頁前六行音義復扶富反刊本富訛福

據釋文改

第四十五頁後六行疏爾貢苞茅不入刊本貢訛

供據左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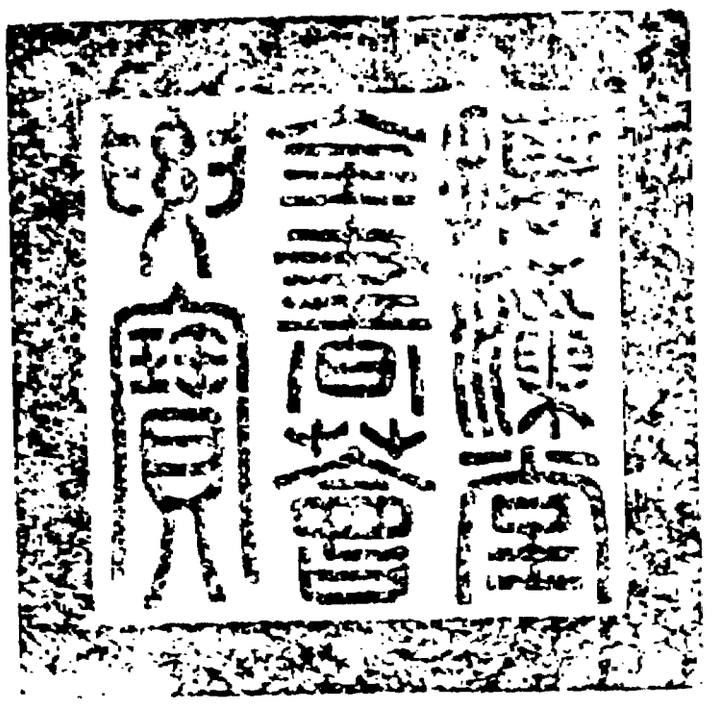
第四十九頁後五行箋翟茀以朝刊本茀訛蔽下

同今改

第五十一頁前六行箋平王者刊本平訛正據宋



本及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錄監生臣魏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三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邶國風

序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音義栢木名音百字又作栢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箋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微

我無酒以敖以遊傳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音義汎敷劍反耿古幸反儆音景敖本亦作遨五羔反疏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傳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舟猶仁人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音義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愬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疏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偽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已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已志也箋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已為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為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音義卷卷勉反注同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兗反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自陳已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直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晚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

小人在君側者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傳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音義悄七小反慍憂運反覯古豆反侮音武徐又音茂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摽符小反拊音撫疏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正義曰辟既為拊心即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傳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音義迭待結反韓詩作𢦏音同云𢦏常也澣戶管反憒古對反疏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之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讖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為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為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者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 柏舟五章章六句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綠當為祿今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音義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祿吐亂反篇內各同上時掌反注同僭戕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疏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由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

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為例也箋正義曰必知綠誤而褖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服祝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褖衣故此綠衣亦為褖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褖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序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音義裏音里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月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



五月襢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疏正義曰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傳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正義曰褖衣黃裏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褖衣黑者解以褖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韓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韓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為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褖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

亦黑也故內司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袡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為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音義**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間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為裳今反以黃為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箋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裳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女反亂之亦**



**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傳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音義**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上時掌反衣於既反織音志俾卑爾反沈必履反訧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綠即綠為末絲為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為卑而嫡為尊分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為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為褖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為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絲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為汝何敢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正義曰織絲而為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

之知者玉藻曰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音義淒七西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翻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為言絺兮綌兮所以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今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皆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者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正義曰箋云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 綠衣四章章四句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音義燕於見反戴謚也嬀居危反陳姓也完字又作皃俗志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箋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于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乾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

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已憤盡已情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瞻視也音義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鳦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憤符粉反涕他禮反徐又音弟疏正義曰燕燕舒張其尾翼以興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正義曰釋鳥云鵙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鵙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婦人送迎不出門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傳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久立也音義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上時掌反篇內皆同佇直呂反疏傳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頏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惟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下為音曰下音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傳實是也音義激經歷反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實本亦作寔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傳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傳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傳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音義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瘞於例反崔集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疏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

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勸勉寡人以禮義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音義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疏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



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傳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音義處昌慮反又昌呂反顧本又作顧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疏曰言日乎日以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也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正義曰逝逮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故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二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已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音義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音義語魚據反疏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

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傳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音義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箋正猶止也疏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



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謔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音義終風韓詩云西風也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嘆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疏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又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傷其不能止之傳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惠然肯來傳言時有順心也箋云惠順也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音義霾亡皆反徐又莫戒反風而雨土為霾雨于付反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思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

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

傳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以本由子不事已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傳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音義曀於計反復扶富反嚏音都麗反跲居業反又渠業反孫毓同咳開愛反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

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為異具在箋傳正義曰陰而風曰曀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光箋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曀也復云曀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曀已喻其闇又曀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



曀曀其陰傳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傳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音義虺虛鬼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恒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為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正義曰上終風且曀且其間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也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畟畟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箋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音義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氷反從才用反下陳蔡從同疏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為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代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末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傳漕衛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音義鏜吐當反漕音曹疏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正義曰漕衛邑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為尤苦土功城漕雖用力

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與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與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





豫憂之音義忡勑忠反疏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與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為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音義喪息浪反注同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軍行必依山林者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音義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契闊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偕音皆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

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惟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正義曰此敘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箋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音義遠于萬反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旬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與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衆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伸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傳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音義凱開在反疏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舉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有欲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傳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音義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夭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疏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傳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音義叡悅歲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疏正義曰言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也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得為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為叡也洪範云思曰叡注曰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音義浚音峻浸子鴆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興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顏色

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音義睍胡顯反睆華板反說音悅下篇注同疏正義曰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正義曰興必以類睍睆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箋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音義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疏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



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墻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謂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

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音義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繄烏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遥反疏正義曰毛言雄雉往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實同也箋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繄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繄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為繄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傳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音義上時掌反疏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以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音義女如字下女怨同疏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遥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而君或有所留或有所遺女怨之故問此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音義行下孟反下注皆同忮之豉反字書云恨也韋昭音洎臧子郎反疏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為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箋夫人謂夷姜音義匏音薄交反疏正義曰並為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謂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為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深則厲淺則揭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涉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音義瓠戶故反處昌慮反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而不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為不以



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為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愚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正義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匏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畧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

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涉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氷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為昏矣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氷未泮則氷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正義曰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為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鷕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也由輈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音義瀰彌反鷕以小反沈耀皎反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泆音逸行下孟反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轓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轓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牡茂后反輈行留反車輮也

疏正義曰言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

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容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鴛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雊也言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鴛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瀰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啟發其心使有淫泆之志雌雉之鳴似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為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傳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轓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前也書或作軓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綺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軹為斬軌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斬當作軹軹謂兩轓軌當為軓軓車軾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為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揜軌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轓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軹轓也又云軹小穿也元謂軹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轓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轓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軹也此經皆上句言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雌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麕牝麚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并解之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傳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氷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音義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待泮普半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氷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氷未散請期為異傳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納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

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箋正義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此皆陰陽并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而用鴈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言氷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氷故知氷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氷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氷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氷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音義**招照遥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五郎反本或作仰音同號戸羔反**疏**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嫁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陰陽并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而用鴈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言氷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氷故知氷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氷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氷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氷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箋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音義**谷古木反**疏**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今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并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傳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

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音義黽本亦作僶莫尹反黽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葑孚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蘴孚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宋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葍菜郭以菲芴為土瓜解葍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埜河耕反蔓音萬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葛音福本又作蔔音富爾雅葛蔔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疏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



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蓯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菁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蕪蕪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葍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葍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葍菜異釋郭註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葍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箋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傳宴安也音義違如字鄭徘徊也韓詩云邇張也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荼音徒薺齊禮反菜也宴本又作燕徐於顯反又烟見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已由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

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為異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傳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屑絜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音義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屑素節反復扶富反笱古口反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閱音悅**疏**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駮已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已不被潔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幷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發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邶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正義曰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用已也梁魚梁者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為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侯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鷫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

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鷫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鷫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周制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正義曰以毋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令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毋為禁辭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者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太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船也箋云方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音義泳音詠泭音孚易夷豉反下同為于偽反匍音蒲又音符匐蒲北反一音服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鄰唯何有何亡為小異傳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有謂富亡謂貧者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匍匐言盡力者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覆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覆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傳阻難也箋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音義惍許六反毛與也說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難郤同一音如字覬音冀鞫本亦作謁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吏反匱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螫矢石反何呼洛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為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為善不報故言既難郤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脩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為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惍當倒之云不能惍我鄭唯不我能惍為異傳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惍養孫毓引傳云惍興非也爾雅不訓惍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離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駮至惡箋正義曰育稚也者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為稚釋詁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黽勉甸類之故顛覆為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生謂財業者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為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傳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困窮我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傳塈息也箋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音義蓄本亦作畜勑六反御魚據反下同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作禦字洸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自反爾雅作勩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塈許器反疏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洸洸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已之禦窮伊辭也箋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室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已又言已為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為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正義曰肄勞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 谷風六章章八句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寓寄也黎侯

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音義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音遇于又作乎疏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傳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傳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疏正義曰毛以為黎之臣子責君久居于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微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正義曰式用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密也箋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傳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故當不憚海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音義旄音毛丘或作古丘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壂云壂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壂字亦云壂丘亡付反又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為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佐疏正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修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青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惟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因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將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

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恒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



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大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詁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二伯上公為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周禮上公為侯爵見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為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為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為伯為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

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而疏廢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音義延以戰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為闊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為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為不使連屬救己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己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闊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闊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闊也謂葛節之間長闊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闊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己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



汝其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疏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己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言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己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己望彼以事與己惟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

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音義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案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毛革字行下孟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己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為異傳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貉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裘雖異衣皆玄裘



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而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音義瑣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鶹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鶹鶹草木疏云泉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褎本亦作褎由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疏正義曰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褎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類色褎褎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己故深責之傳正義曰瑣者少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少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



鶹鶹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鶹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愉樂作愉樂

## 旄丘四章章四句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音義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蒯是草名非也伶音零疏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

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籥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絲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闕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於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絲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煇胞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縣魯語云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峞嵀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音義為于偽反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戟同采音菜俁疑矩反韓詩作扈扈云美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于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俁俁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曰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俁俁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為樂吏是不用賢也傳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

干羽為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言四方之意也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為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為四方也此傳干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為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之矣傳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者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傳言日中為期則樂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是也箋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樂舞者令法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名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名之又云春入學者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學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當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別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為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既為大德故俁俁為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前上處文無萬舞故據萬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為王臣**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

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音義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籥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虛格反渥於角反赭音者丹也畀如寐反與也煇字亦作韗暄顯反劉昌宗音運甲吏之賤者胞步交反內吏之賤者翟樂吏之賤者閽音昏守門之賤者爵音付

疏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比於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為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



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為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為實御此碩人堪為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為御矣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也箋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為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為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為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蓋謂磔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為鼓胞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為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



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蓋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韗人周禮韗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

在王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音義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與音預或如字疏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正義曰陸璣云榛栗屬其子小似杼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藚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藚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藚似地黃箋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箋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音義見賢遍反注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正義曰以此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恩字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音義毖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䏣云直視也淇音其孌力轉反下篇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然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孌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欲略與之謀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毖然流也是以衛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叙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箋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為思故以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界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閒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傳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

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音義泲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韓詩作坭音同軷蒲末反道祭也遠于萬反注同疏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正義曰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軷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大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天子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軷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太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禮云釋軷是也又名道祖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軷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泲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云所適國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于泲思宿焉傳以為在郊則言禰思餞焉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泲禰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傳或無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行宇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正義曰此與蝃蝀

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申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刺其淫奔故為禮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傳正義曰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傳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傳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音義舝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旋此与例同音更不重出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孟反差初懈反又初佳反卷末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舝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閒閒車之舝兮傳曰閒閒設舝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傳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音義肥字或作淝音曹疏傳正義曰檡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箋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傳正義曰郝云以盧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箋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為歸是以彼箋云遣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箋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疏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

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音義殷本亦作慇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窶其矩反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為禮疏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己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終當窶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己雖祿薄己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正義曰本取人嚮陰行似己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為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為義何者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為喻也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為一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為二事之辭故為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為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為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己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為禮者為達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己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箋正義曰此詩人叙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己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己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



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傳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傳謫責也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音義埤避支反徧音篇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彳偏字從人後皆放此謫直革反玉篇知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疏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己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己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己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傳正義曰埤厚謂減彼一以厚益己使己厚出賦稅之事是也箋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遣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己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己志

擲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音義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謫也遺唯季反擲呈釋反本或作擿非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讙音子佳于佳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疏箋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為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為投擲於己也傳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乖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謫己者是室人責己故以為摧為刺譏己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音義攜穴圭反疏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章上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傳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音義涼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下同亟紀力反急也下同只音紙且子餘反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行下孟反疏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威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徒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箋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雨雪害物不言可知以經攜手之文在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音義喈音皆霏芳非反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音義別彼皆反疏

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為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之已所以攜持而去之傳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為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 北風三章章六句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瀆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音義遺唯季反下同疏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瀆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傳



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音義姝赤朱反說文作妖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躕直誅反疏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瀆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姝孌皆連靜女靜既為德故姝為美色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然美好之子于苑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為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箋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以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為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為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為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瀆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瀆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瀆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

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音義

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赤也管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煒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音悅懌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有貞靜之女其色孌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瀁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瀁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瀁故說彤管以有瀁由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瀁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瀁也

傳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孌也遺我以古人之瀁即貽我彤管也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



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瀁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瀁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其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乃著于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瀁也此是女史之瀁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瀁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由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彤管以赤心正人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瀁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音義牧州牧之牧徐音目荑徒兮反洵本又作詢音荀共音恭窈烏了反窕徒了反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瀁則箋云遺我者



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瀁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凌而不見荑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荑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瀁則可以配人君箋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

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註云信美而異者遺我以賢妃者箋以上自牧歸美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 靜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箋伋宣公之世子音義新臺馬云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遥反惡烏路反

疏正義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



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傳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音義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瀰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又篇注同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婉迂阮反徐於管反籧音渠篨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

疏正義曰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作臺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令為所要反得行籧篨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為異傳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以其上為淫昏故惡之也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



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傳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音義洒七罪反韓詩作淮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

疏傳正義曰殄絕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籧篨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箋正義曰箋云籧篨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音義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為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為死



即首章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之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音義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二子伋壽爭相為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



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為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言思之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音義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疏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箋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憫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三

毛詩注疏卷三考證

邶風柏舟章不可以茹傳茹度也○蘇轍曰入也歐陽修曰納也李光地亦曰納也言其善惡分明不能如鑒之妍媸並納也於義較長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禮記孔子閒居作威儀逮逮不可選也朱穆傳作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綠衣序箋疏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臣德齡按內司服作綠衣未嘗誤作綠或唐時本作綠亦不可







可攷然彼連鞠衣展衣而言自當作綠此對黃而言自當作綠

日月章父兮母兮箋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臣人龍按此說未安劉瑾曰上呼日月而訴之此呼父母而訴之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也呂祖謙曰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二說較箋語為妥

報我不述○述韓詩作術薛君章句云術法也義與毛

傳別

終風章惠然肯來箋惠順也○監本脫此三字今依蜀本石經增正

凱風章在浚之下傳言有益于浚○蜀本石經浚字下多人也二字

睍睆黃鳥○睍睆太平御覽韓詩作簡簡臣照按睍睆言其色好音言其聲喻孝子之有怡色又有柔聲毛傳義甚精不知朱子何以不從



雄雉章百爾君子箋可謂為德行而君或有所留或有所遣女怨之故問焉○監本脫或有所遣四字今依石經增正

匏有苦葉章淺則揭傳揭褰衣也○蜀本石經此句上多由膝以下為揭六字

谷風章昔育恐育鞫○蜀本石經作昔育恐鞫少一育字

旄邱章旄邱之葛兮箋土氣緩則葛生澗節○緩蜀本石經作暖

北門章政事一埤益我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蜀本石經作則減彼而一以益我

靜女章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行正○正字蜀本石經作止箋亦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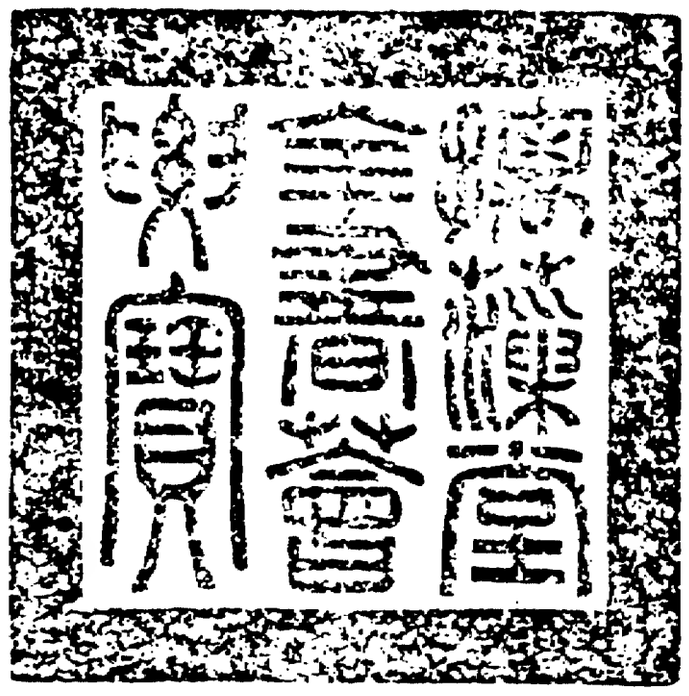


毛詩注疏卷三考證

謹案第六頁後三行箋諸侯夫人祭服之序刊本
序訛下今改
第九頁前六行疏分定尊卑不可亂刊本分訛公
今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箋云不循刊本作不述據宋本
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疏不與我以告歸期刊本與
訛於據注改



第三十頁前八行疏義實同也刊本實訛勢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五行音義恨也刊本恨訛根據釋
文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疏若匏不材於人刊本匏訛
葉據國語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謂軌是軌法也刊本二軌
字皆訛軌據周禮輈人疏改
第四十一頁前五行箋云違徘徊也刊本脫違字
據釋文及疏增
第四十六頁前四行音義亦作謝刊本謝訛鞠據
毛本改
第五十九頁後二行疏以在前上處文與萬舞刊
本脫萬字今增
第六十頁前五行疏言碩人既有武力比於虎刊
本於訛如據注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何廷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四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鄘風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箋共伯僖侯之世子音義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疏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絶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黄泉無相見皆豫爲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别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説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説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

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正義曰史記傳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之死矢靡它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音義汎芳劍反處昌慮反髧本又作优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髦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髻音丁果反昧莫背反朝直遥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緌汝誰反它音他只音紙諒力尚反疏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髧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梏白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



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玄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

組爲紘無笄者綫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爲纚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傳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傳特匹也之死矢靡慝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音義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

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音義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緩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戴馳序注同疏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箋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傳



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傳於君醜也音義蒺音疾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冓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疏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奈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冓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音義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傳辱辱君也疏傳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爲出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音義偕音皆疏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



老以為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為勢所以倒也鄭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為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為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纓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為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音義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先反別彼列



反搖餘昭反委於危反佗待河反注並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褕音逾王后第二服曰褕狄觀古亂反又音官行下孟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為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為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為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為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褕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為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深疾之傳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

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髲鬄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皆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艷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象服尊者所以爲飾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揥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



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鬢髮如雲不屑髢也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箋云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玉之瑱也象之揥也傳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晳白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音義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鬢眞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鬢屑蘇節反髢徒帝反髮皮寄反瑱吐殿反充耳也揥勑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樀又作謫並非也謫音丁革反樀音直戟反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晳星歷反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疏正義曰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潔美也

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傳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眞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鬒爲黑髮也箋正義曰髢一名髮故云髢髮也說文云鬒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髢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髮爲善傳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苞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玭兮玭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箋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音義瑳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陟戰反注展衣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靡也絺勑之反紲息列反袢符袁反縠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襢子六反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禮陟戰反媛于眷反韓詩作援取也倚於綺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紲去袢延蒸

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援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穀爲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故箋申之云縐絺絺之威威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諸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褕衣黑鞠名與翹同雖毛亦當色黃褕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褖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褖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褖亦黑矣以男子之褖衣黑知婦人之褖衣亦黑褖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名焉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爲次惟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之次惟三翟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援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穀爲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故箋申之云縐絺絺之威威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諸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褕衣黑鞠名與翹同雖毛亦當色黃褕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褕翟青闕翟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褖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褖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褖亦黑矣以男子之褖衣黑知婦人之褖衣亦黑褖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



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美女爲媛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依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舉其外責其爲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

遠謂桑中之野音義竊千節反弋羊職反疏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為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為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為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為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傳姜姓也言世族



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音義沬音妹惡烏路反行下孟反箋同長丁丈反要於遥反注下同淇音其疏正義曰人欲采唐菜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沬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姜與之為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傳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酒誥注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為紂都故言沬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箋正義曰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沬之鄉矣沬邑名則采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

云之北之東則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行遍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為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為之主然故言惡衛為淫亂之主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音義葑孚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

桑中三章章七句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音義鶉音純鶴鶉鳥鵲音烏南反行下孟反下同　疏正義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惠公音義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疏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正義曰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為相匹之善故為居有常匹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彊奔奔爭鬬惡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傳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疏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笙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箋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音義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熒迴丁反廬力居反疏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臧是也而營宮室者即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而止而命駕辭說於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騋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爲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箋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戴馳



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爲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敗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熒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惟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而爲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爲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



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音義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視字又作眡音同廄居又反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也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爲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預備故美之也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



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爲營室方中爲昏正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爲說

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訾之口鄭則口閑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膺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箋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緜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傳寵曰**

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音義虛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使所吏反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諫本又作謟力水反說文云謟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謚也疏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



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絶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絶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

龜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於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爲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其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



能爲其銘若臯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述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

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秉心塞淵傳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音義倌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晴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爲于偽反操七刀反騋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允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復符富反疏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



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七尺曰騋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文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注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廄即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廄爲一閑明廄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廄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皁則十二匹三皁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廄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駑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駑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駑之數共廄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駑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

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駑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祭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較甚異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廄爲一閑故其數小倍而誤鄭以十二廄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音義蝃蝀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同長張丈反疏正義曰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音義虹音洪一音絳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疏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爲過惡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乎傳正義曰釋天云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傳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音義 隮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隮虹應應對之應 疏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隮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傳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正義曰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音義大音泰注同

蝃蝀三章章四句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音義相息亮反篇內同 疏 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音義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 疏 正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由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箋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傳俟待也音義韓詩止節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遄速也音義遄市專反疏傳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爲支體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也音義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爲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爲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緣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音義孑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旃之然反通帛爲旃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緣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妹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正義曰毛以爲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孑孑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孑孑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縷緣紕此旌旗之旒緣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恡傳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緣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緣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禮孤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

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旗旌者干首皆注旌獨以爲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爲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旗傳曰鳥隼曰旗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旗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旗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旒縿言旗則亦有旌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爲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旗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縿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相兼一也箋正義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綴復魄綴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綴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傳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箋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旌旗而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也縿謂繫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繅帛縿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干縿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節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綠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干旄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旄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孑孑干旗在浚之都傳鳥隼曰旗下邑曰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音義旗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總子孔反驂七南反疏箋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旗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旗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鄙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閭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二鄙爲第三酇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酇長里宰鄰長等五人

同建旗也又云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鄭云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鄭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旐　閭旐　比旐　遂旗　縣旐　鄙旐　里旗　鄰旗　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輦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輦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遠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輦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正義曰前云孑孑干旗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音義析星歷反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



## 干旄三章章六句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音義 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 疏 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已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爲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箋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先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音義 驅如字協韻亦音丘跋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 疏 正義曰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惟載之言則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芟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許人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

道救衛音義藏子郎反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正義曰夫人既欲歸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傳閟閉也音義閟悲位反徐又方冀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傳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音義蝱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尤本亦作訧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疏正義曰夫人既為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者欲得其蝱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蝱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我也傳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茵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正義曰夫人思衛為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蝱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蝱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蝱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蝱亦有理矣傳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箋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為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穉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已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音義芃薄紅反於又符雄反長張丈反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疏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

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芃芃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箋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患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注疏卷四

毛詩注疏考證

鄘風柏舟章髧彼兩髦疏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時飾也○臣光型按武公立于宣王十六年卒于平王十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其立之年已四十餘歲矣共伯爲武公兄既云蚤死則其死之年僖侯猶在故猶著兩髦非既葬去髦後追本而言也孔疏信史記之言其說非是

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箋如今步搖上飾○詩補傳曰鄭不言步搖之制蓋副上有垂珠步則搖未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爲之否也臣光型按後漢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也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字說文作彡髮字周禮注作鬄

是紲袢也○紲石經作紲說文作褻毛奇齡曰袢之從

半謂衣之半也如後之所稱半袖半臂者

桑中章美孟弋矣傳弋姓也○臣照按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姓苑弋姓出河東今蒲州有弋氏朱子曰夏后氏之後也似弋姒同姓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庸先儒皆云未詳臣映斗按庸即鄘也漢志鄘皆作庸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爲膠東庸譚



鶉之奔奔章鶉之奔奔鵲之彊彊○禮記作鶉之賁賁鵲之姜姜

定之方中章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臣光型按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三里衛南隋時屬滑州唐武德四年置澶州衛南屬之觀商頌云陟彼景山衛地即商故都則景山固是山名曰大山非也

毛詩注疏卷四考證

謹案第二頁後六行疏亦是其常處刊本常訛堂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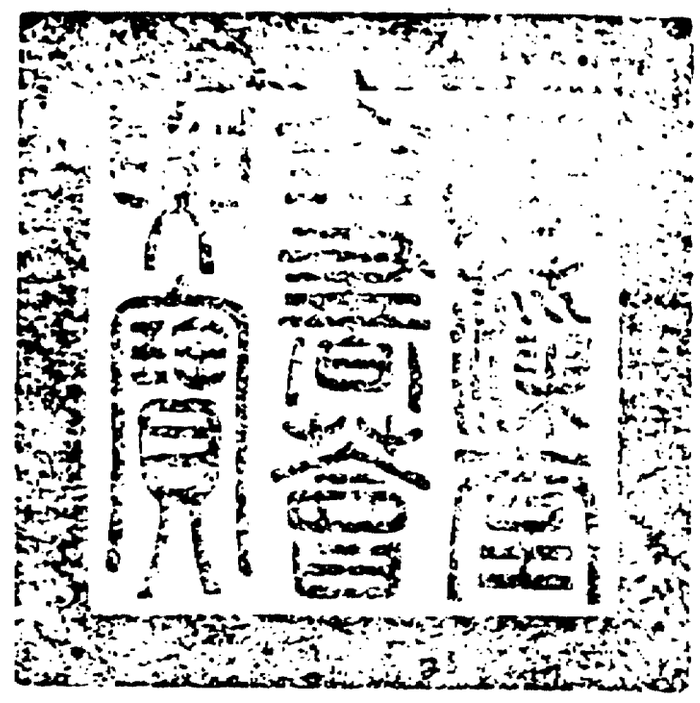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七行傳可謂不善乎刊本可訛何據疏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疏而為之溢四字複出疑衍

第二十八頁前五行疏相較甚異刊本較訛覺異訛矣今改

第四十二頁後一行二章四句刊本二章下脫章字據石經增

考證第二頁後一行鵲之彊彊刊本彊訛彊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五 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五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衛

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音義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奧隈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疏正義曰作淇奧詩者美武公之



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沔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也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叙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

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叙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王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傳興也奥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傳諼忘也音義綠竹並如字綠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匐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涉涉音蘇禾反一云即菉蓐草也蓐音辱篇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勑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洪水側人謂之菉竹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邲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諼況元反又況遠反疏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公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實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正義曰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也又云厓內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是也陸璣云淇隩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簀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洪水比康叔以隩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惟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禮記大學文同爾

雅是其別喻可知瑟僩赫咺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僩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音義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縈徐又音營又音營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瞻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皪本又作礫音歷又音洛朝直遥反下及下篇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駮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



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章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於周故為在王朝之服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傳簀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音義簀音責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者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謔香略反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疏正義曰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為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

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卿士之車者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較分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箋正義曰仁於施舍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箋窮猶終也音義槃薄寒反疏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



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傳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志在窮處故云然音義槃薄寒反如字疏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德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饑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傳正義曰山夾水曰澗釋山文也傳以澗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饑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長自誓者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傳曲陵曰阿邁寬大貌箋云邁饑意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音義邁苦禾反韓詩作過過美貌過古禾反注同崔古臥反復符又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音義軸毛音迪鄭直六反語魚據反疏傳正義曰傳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考槃三章章四句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音義嬖補意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疏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音義頎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褧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𧞤臬屬也襜昌占反佼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為于偽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勑賀反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疏正義曰毛以為其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襜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為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也鄭以碩人為形貌碩大為異傳正義曰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為大德錦衣為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褧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為衣服毛云衣錦褧衣對裳錦褧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襜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褧襜箋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莊美好頎頎然也玉藻云禪為絅故知褧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太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為在塗之服毛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為在塗與夫人異也士婚禮云女次紂衣纁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傳如脂之凝領如

蝤蠐傳領頸也蝤蠐蝎蟲也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蝤首蛾眉傳蝤首顙廣而方箋云蝤謂蜻蜻也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傳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音義莫徒奚反蝤似修反徐音曹蠐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蟥蠐蠐蝤蝎郭云蠐蠐在糞土中蝎在木中蝎桑蠹是也蟥音肥分反蠹音妬蝎音曷或音葛瓠戶故反犀音西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沈又蒲閑反蝤音秦蛾我波反顙蘇黨反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倩本亦作蒨七薦反韓詩云蒼白色盼敷莧反徐又敷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莧反

疏傳正義曰以莫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如脂之凝者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氷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頸也者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是也釋蟲云蟥蠐蠐蝤蠐蝎孫炎曰蠐蝤蠐謂之蟥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蝨孫炎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蝨也然則蟥蠐也蠐蝤也蛣蝨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瓠犀瓠瓣者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箋正義曰釋蟲云蜚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蟥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蟥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傳正義曰倩好口輔者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在禘禮春秋之禘讀皆宜同衣服曰禘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傳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音義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禘音遂驕起橋反幩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鐵鐵音魚列反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遥反嫡丁歷反本亦作正義曰毛以為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





疏傳正義曰詩注所云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氷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頸也者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是也釋蟲云蟥蠐蠐蝤蠐蝎孫炎曰蠐蝤蠐謂之蟥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蝨孫炎曰即蛣蝨也然則蟥蠐也蠐蝤也蛣蝨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也無蟲字與爾雅合瓠犀瓠瓣者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箋正義曰釋蟲云蜚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蟥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蟥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傳正義曰倩好口輔者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在禘禮春秋之禘讀皆宜同衣服曰禘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傳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音義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禘音遂驕起橋反幩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鐵鐵音魚列反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遥反嫡丁歷反本亦作正義曰毛以為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

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鄭以為形貌太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不同傳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箋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褧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為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襚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襚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為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為衾也故云服服總名也前衣錦褧衣在塗之服則此為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褕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為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為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正義曰以言朱憤朱為飾之物故憤為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因以為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兼退

然後罷故連言之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且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荻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音義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闊反又如字罛音孤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罔目大鬠鬠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鰒葭音加荑他覽反王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鱖牛遏反長貌朅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罟音古鮥音洛蘆音蘆亂五患反江東呼之烏蓋蓋音丘　疏傳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鮥鮥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

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頷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鯷舍人以鱣為一魚孫以鰋鮎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鮥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傳為誤也葭蘆菼釋草文李巡曰分別



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菼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菼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菼別草大車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為一草也陸璣云菼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菼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箋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音義氓莫耕反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音逸

疏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為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匪我愆期子

無良媒傳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音義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賈也頻都寸反稱尺證反愆起虔反字又作僖將七羊反語魚據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為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為期鄭唯以將為請為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為請傳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是也論語及壘臺注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為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箋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齋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為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箋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為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傳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傳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音義垝俱毀反垣音袁近附近之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連音連泣巍筮市制反體如字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著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賄呼罪反徑經定反疏傳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為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



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音義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鶻音骨樂音洛下同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已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為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葚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



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為記時者明此以為興也言鳩鶻鳩者釋鳥云鶻鳩鶻鶻其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甚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葚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葚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箋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葚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以非時之食葚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

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傳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極中也音義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注同漬也溼也帷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反行下孟反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以自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見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女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女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為女功所起為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箋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章或曰童容以幃幃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韜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傳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傳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傳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音義解音懈浸子鴆反咥許意反又音熙笑也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疏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為婦之時顏色未衰為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咥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為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箋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傳泮坡也箋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為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汝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欵誠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音義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陂也亦所以為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陂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宴如字本或作卅者非旦說文作悬悬懇起狠反惻本亦作恻楚力反疏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耒必大老也傳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

也箋以沢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妝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戾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欵誠也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 氓六章章十句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為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音義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正義曰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為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為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為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為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音義遠于萬反疏傳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為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音義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傳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

耳音義澨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橈音饒櫂直教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思鄉衛之道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音義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疏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韘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禮亦下二句是也箋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瑳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音義蔓音萬佩蒲對反依字從人或作玉傍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與音餘下佩韘與同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儺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穉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

為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正義曰釋草云藿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興幼稺當須任用大臣也傳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韘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不自謂無知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分故各為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悸悸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箋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為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



衆臣之所狎習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音義韘失涉反玦本又作決音同沓徒答反彄苦侯反甲如字爾雅作狎狎戶甲反疏傳正義曰傳云玦也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王棘若檡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韘為玦者故易之為沓士喪禮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彄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

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絶人世淫泆出為其亂族嫉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絶嗣與悖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絶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音義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為于偽反跂邱豉反疏箋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浮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音義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疏箋正義曰上言一葦浮栰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伯分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注下為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為句者非疏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殺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為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傑言賢也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音義朅邱列反桀其列反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軝之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疏傳正義曰言為王前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問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桀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箋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朅為武貌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傳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輢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盧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盧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材人殳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灋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歇夫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傳適主也音義適都歷反注同為于偽反或如字疏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

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而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音義杲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思息嗣反疏正義曰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



也箋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為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為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傳痗病也音義為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袁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䕫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痗音每又音悔疏正義曰毛以為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傳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為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為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北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皆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箋育生長也音義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長張丈反疏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禮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絶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音義綏音雖無為之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為室家傳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之子無室家者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為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傳帶所以申束衣音義厲力滯反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也疏正義曰有狄季反下注同唯之敗懿公時古花反遺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音義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也音義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楙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楙木瓜也好呼報反篇內同疏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思情而已況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如何以報之傳正義曰釋木云楙木瓜以下木挑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

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珮玉名瑤玖亦珮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音義瑤音遥說文云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音義玖音久字書云玉黑色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疏傳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卷五

毛詩注疏卷五考證

衛風淇奥章綠竹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臣人龍按綠齊魯韓三家及說文皆作菉竹韓詩作藩菉藩字從艸是二物皆草也若綠竹則不宜以為草傳曰淇奥箘簬淮南子曰淇衛之箭史記漢武下淇奥之竹以為楗漢書冦恂伐淇奥之竹以為矢綠竹之為竹箭明矣且詩以竹為興者取其内虛外剛清勁不染若以為菉藩又何所取耶



碩人章譚公維私○臣祖庚按羅泌路史譚嬴姓國今齊之歷城武德中曰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一作鄆又白虎通作覃

氓章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于韓詩外傳作吁耽爾雅作妣

河廣序箋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臣祖庚按春秋傳宋襄公即位在魯僖公九年衛戴公東渡河在魯閔公二年是宋襄公之立衛渡河已十年矣詩言河廣是衛猶在河北也

伯兮章爲得諼草傳疏諼訓為忘非草名○臣光型按諼萱草也一名鹿葱一名宜男一名忘憂草萱諼字音同觀釋文本作萱說文作藼又作蕿則為草名無疑嵇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孔疏以為非草名恐未然



毛詩注疏卷五考證

# 毛詩注疏卷六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王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



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音義離如字說文作𥝢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蒲皇反徨音皇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疏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今詩本皆無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



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為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為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傳彼彼宗廟宮室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箋云謂我何

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音義搖音遥愬蘇路反蒼本亦作倉乘郎反爾雅云春為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昊胡老反夏為昊天字書從日夭聲夭音工老反昊密巾反閔也秋為昊天疏正義曰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為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邱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傳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殖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



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傳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為憂思無所愬也箋正義曰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令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為行箋又訓經之行以為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昊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思覆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昊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昊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昊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同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義和以昊天總勑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吴天求天之博施悠悠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

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說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傳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音義穗音遂更音庚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音義噎於結反疏傳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音義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疏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箋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雞棲于塒曰之夕矣羊牛下來傳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曰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音義曷寒末反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在各反畜許又反疏傳正義曰鑿牆而棲曰塒釋宮文也人云雞棲於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曰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傳佸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傳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音義佸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括古活反弋本亦作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音義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叙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已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其樂只且箋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音義簧音皇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勢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為從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竽笙箎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竽箎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竽箎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箋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為自是由得為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為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傳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

樂官也其樂只且音義陶音遥翻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纛徒報反沈徒老反翳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疏傳正義曰釋言云翻纛也李巡曰翻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翻訓為纛也纛所以為翳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箋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音義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徒門反疏戍東遇反韓詩云舍思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疏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總之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撫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別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舝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音義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煩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怨鄭唯上二句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箋正義曰釋詁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傳

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傳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傳曰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音義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疏箋正義曰以首章言



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鏞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音義蓷吐雷反爾雅云雉也韓詩云茺蔚也廣雅又名益母饑居疑反穀不熟饉音覲蔬疏正義曰作中谷有蓷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不熟時民人夫婦之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薄閔蓷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溼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歔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歔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傳興也蓷雉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雉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雉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



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嘆傷已見棄其恩薄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傳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音義暵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灘又作灘皆他安反雉音佳爾雅又作萑音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晕也仳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數姊反字林及几扶罪二反嘅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疏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蓷草為水浸之暵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蓷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以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至分離矣有

女與夫別離嘅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入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思情而困苦之

傳正義曰釋草云萑雚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芄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芄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雚臭穢臭穢即芄蔚也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殪也然則由於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雚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為喻云仳別者以仳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

中谷有雚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有女仳離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音義脩如字本或作蓨音同歗蕭文嘯字本又作嘯

中谷有雚暵其濕矣傳雖遇水則溼箋云雖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傳啜泣貌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音義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啜張劣反復扶又反疏箋正義曰以水之沒草當先溼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溼故知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雚三章章六句

序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箋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音義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人如字下同疏正義曰作兎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興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郲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君子亦為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我生之初尚無為傳尚無成人為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傳罹憂吪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音義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亦作訛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疏正義曰言有兎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傳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兎言緩則雉為急矣雉言在羅則兎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易曰庶幸也幾覬也是庶幾者幸覬之意也以傳言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所為正謂軍役之事由述傳意傳正義曰罹憂吪動皆釋詁文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傳罦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傳造偽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音義罦音俘郭云今之翻車大罔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疏傳正義曰罦覆車下傳罦罘罦也釋器云罿謂之罦罦罦也罘罦與此一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兎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罝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傳罿罦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傳庸用也箋云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傳聰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音義罿昌鍾反韓詩云罿羅於車上曰罿字林上凶反罦張劣反郭徐姜雪姜穴二反爾雅云罦謂之罦罦謂之罦罦覆車也



## 兎爰三章章七句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音義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藤也疏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叙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叙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箋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

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傳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已父族人尚親親之辭**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為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音義滸呼五反長張丈反下同厓魚佳反施始豉反下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疏正義曰緜緜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在河之滸得河之潤故也以興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施恩於我是我謂他人為已父也謂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正義曰釋水云滸水厓李巡曰滸水邊地名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箋涘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箋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音義涘音俟疏傳正義曰釋丘云涘為厓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正義曰又者亞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傳漘水隰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音義漘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漘旁從水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漘不發聲也隰魚檢反何音檢爾雅云重甗隰郭云形似累兩重甗上大下小李巡云隰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染二反廣雅云濂清也與此義乖疏傳正義曰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下洒下隃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隃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漘即彼漘也釋山云重甗隰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隰是山岸漘是水岸故云水隰昆兄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序采葛懼讒也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音義使所吏反下並同疏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疏正義曰彼采葛草以為絺綌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傳正義曰言所以為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傳蕭所以共祭祀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音義共音恭疏傳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傳艾所以療疾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音義艾五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阤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巡行邦國決訟箋云菼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音義檻胡覽反毳尺銳反

冕名菼吐敢反騅本亦作萑音隹蘆力吳反蒢五患反行下孟反續胡妹反禮與之與音餘

疏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菼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為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菼騅釋言文郭璞曰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菼以衣冠比菼色故先解菼色又解草言菼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菼孫炎郭璞皆以蘆蒢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蒢為一草此傳菼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菼為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箋正義曰菼蒢釋草文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為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菼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繡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騅故得如菼也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惟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繢明畫為繢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為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為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繢絺冕則衣亦繡

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雎其赤者如赬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茨為雎箋以茨為蕳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雎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答云雎鳥青非草名蕳亦青故其青者如雎

大車啍啍毛毳衣如璊傳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音義啍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璊音門說文作䩞云以毳為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赬勑貞反赤也疏傳正義曰啍啍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赬為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穀生皦白



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音義皦本又作皎古了反壙苦晃反別彼列反疏正義曰言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傳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為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疏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為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



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

伺閒獨來見巳之貌音義墝本亦作墽苦交反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逺此從孫義而誤耳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覩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逷述其行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墝埆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巳閔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巳與之盡懽傳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留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



云非人力為之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墝埆之處墝埆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墝埆逺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所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為賢也傳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為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箋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巳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巳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巳巳得厚待之音義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疏傳正義曰子國子嗟父者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巳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巳來至巳家巳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巳而遺巳也音義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疏傳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正義曰箋亦以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巳而遺巳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巳巳得食之言巳之待留氏此章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教巳是思者與留氏情親故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注疏卷六

毛詩注疏卷六考證

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臣敏中按此詩與簡兮同意曰執簧曰執翿曰由房曰由敖明是隱于伶官應以序說為正解

揚之水章不與我戍申傳申姜姓之國○臣光型按鄭語云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太姜同四岳伯夷之後也

不流東楚傳楚木也○臣光型按張揖云楚荆也牡荆蔓荆也陸佃云楚者楚地所出一名荆故春秋楚稱荆而荆州亦以此木得名也

不與我戍甫○臣光型按羅泌路史云新蔡為古呂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郙上蔡有郙亭呂氏春秋云呂在宛西徐廣亦云呂在宛縣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是申呂同一地也

不與我戍許○許與申呂接境故並戍之也

中谷章啜其泣矣○啜韓詩外傳作惙

兔爰章雉離于罦○罦說文作罘

采葛章彼采蕭兮疏釋草云蕭荻○臣宗萬按荻字宜作萩音秋說文云萩蕭也襄公十八年左傳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爾雅釋草文字誤作荻故疏仍其訛荻蕭也非蕭也

大車章大車哼哼○哼哼廣韻作嘤嘤音義並同







毛詩注疏卷六考證

謹案卷五第二頁疏武公以其賂賂王刊本王訛士據史記改

第二頁前五行經瞻彼淇澳刊本瞻訛贍今改

第六頁後八行傳長自警以不忘君之志諸本志訛恐據疏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疏無禮刊本禮訛云今改

第三十八頁前四行傳瓊瑤美石刊本石訛玉據疏及音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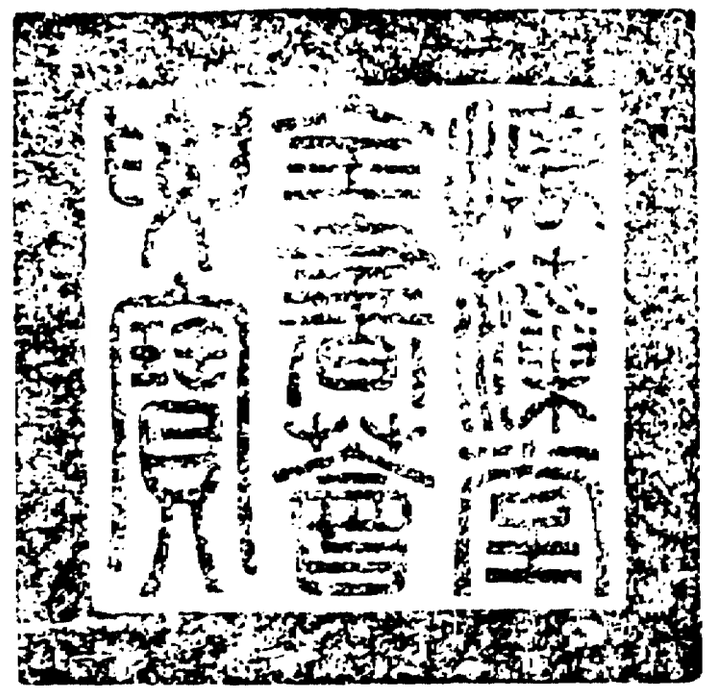
卷六第三頁後六行則二物大時相類刊本大字訛天字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疏故言周人以別之刊本別訛列今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疏葉似萑刊本萑訛荏據爾雅注改

前三行疏皆云菴閭是也刊本閭訛蔺今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箋刊本訛傳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錄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七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鄭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



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音義緇側基反疏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美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

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鬬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



是其一國之事故為風蘓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為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傳適之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

飲食之音義敝本又作弊符世反朝直遥反下同館古翫反粲七旦反飧蘓尊反廬力於反飲於鴆反食音嗣

疏正義曰毛以為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于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子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鄭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為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則改衣作服亦民為之也傳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



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願王為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為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為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王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

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于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傳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粲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箋正義曰造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殯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粲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粲義也箋



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廻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于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還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傳好猶宜也箋云造爲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疏箋正義曰造爲釋言文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傳蓆大也箋云作爲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音義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疏傳正義曰蓆大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音義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側界反後放此聽吐丁反好呼報反疏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



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于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于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于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箋正義曰此事見于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太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音義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竹救反服虔云數也段將之將如字與音餘疏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于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于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箋正義曰哀十二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于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為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為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為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于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太叔為諫之切莫切于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晉語稱公子重耳安于齊姜氏勸之



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為懷私之義故以懷為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于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音義**垣音袁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音義**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一音居良反韌本亦作刃同而愼反依字木旁作刃

今此假借也沈云糸旁作刃為是案糸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為佩是也疏傳正義曰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故云彊韌之木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檿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檿迷檿迷尚可得駁馬檿迷一名檏檀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檏先殫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音義繕市戰反說音悅鎧苦愛反疏箋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為鎧



箋以今曉古

叔于田巷無居人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音義巷學絳反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洵蘇遵反疏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名曰田故曰田取禽也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于門外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箋



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為武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疏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祿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傳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

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叔在藪火烈具舉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傳禮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音義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組音祖中竹仲反藪素口反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禮本又作袒音但裼素歷反搏音博將七羊反請也狃女九反復符又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于是禮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于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傳正義曰下云禮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于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非一而此云



丈于彼御者執轡于手馬騁于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于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于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于是禮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于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傳正義曰下云禮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于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嫌為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為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即偕俱之義故為俱也禮裼肉袒釋訓文李巡曰禮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為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為復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傳忌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音義上襄並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洽反忌注作己同音記下皆同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騁敕領反疏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于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

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箋正義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裏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傳正義曰揚揚光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鴇傳驪白雜毛曰鴇兩服齊首傳馬首齊也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傳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傳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傳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云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音義鴇音保依字作鴇驪力馳反嫚本又作慢莫晏反掤音冰所以覆矢也馬云櫝丸蓋也杜云櫝丸箭筩也鬯敕亮反弢吐刀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鴇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于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弢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



正義曰驪白雜毛曰鴇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為烏驄慢遲罕希者以惰悞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是罕為希也掤所以覆矢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為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掤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弢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音義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下同遠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翺五羔反疏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翺翔于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之退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為此乃是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翺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是于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之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為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名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名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音義介音界旁補彭反王云彊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鋋音蛇或謂之鋌鋌音蜓或謂之鋋鋋音錯工反其柄謂之矜矜郭音巨巾反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于耕反酋在由反疏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數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于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名之使還而文公不名故刺也傳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



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境明在鄭衛境上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上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于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旁旁亦為不得已之義與下麃麃為武貌陶陶為驅馳之貌互相見也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箋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傳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音義麃表驕反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雜名韓詩作鷮逍本又作消遥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柔同巨巾反沈又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鈒削名也方言云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疏傳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于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

負揭箋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裏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鵞毛稍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音義軸音逐地名陶徒報反抽勑由反毛抽抽矢也鄭抽抽刃也說文作掐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高克閒暇無為逍遥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名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傳正義曰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遥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箋正義曰箋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為軍之左旋右為人之右手于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于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音義裘字或作求朝直遥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

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傳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音義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美也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



上服羔皮為裘其色潤澤如濡溼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也傳正義曰如似濡溼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正義曰經云羔裘加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正義曰渝變釋言文箋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司主也音義緣悅絹反疏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以豹皮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傳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傳彦士之美稱音義晏於諫反粲采旦反稱尺證反疏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為彦士兮刺今無此人箋



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粲是粲為衆意傳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彦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掺執子之袪兮傳遵循路道掺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傳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音義掺所擥反徐所斬反袪起居反又起據反擥音覽袂面世反惡烏路反注同寁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疏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袪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傳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掺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掺字參此音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寁速釋詁文舍人曰寁意之速

遵大路兮掺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魏兮不寁好也傳魏棄也箋云魏亦惡也好猶善也



于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音義魏本亦作敝又作敝市由反或云鄭音為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傳正義曰魏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魏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音義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疏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于彼故于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將翔將翔弋鳧與鴈傳間於政事則翔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

鳧鷖以待賓客爲燕具音義昧音妹警音景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別彼列反弋羊職反鳧音符間音閑繳音灼疏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于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于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于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翔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鷖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美號下傳言間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鷄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于別色時夏官司弓矢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爲茀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鷖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音義肴音爻偕音皆樂音洛下同疏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鷖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蓋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于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于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于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正義曰宜肴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鷖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飲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鷖之文此得用鳧鷖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飲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于食法故用鷖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正義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者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



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于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已和順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

之箋云好謂與已同好音義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璃音禹石次玉也衡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遺尹季反好呼報反注同疏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璃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勳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璃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璃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璃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



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于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蟪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璃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于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已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于賓一食再饗大夫于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音義大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疏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



之此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是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于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

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之賢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于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為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是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于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音義有女同車讀與何彼襛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洵恤旬反疏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于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椵木槿槿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椵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

傳其道德音義壻音細字書作聟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傳直專反疏箋正義曰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昏義文也御者代壻即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正義曰云鳴玉而後行者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于將翺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音義蘇如字徐又音疎疏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于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音義胥音疎又相如反菡本又作畓又作荅戶感反萏本又作欿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顛都田反倒都老反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覩都杜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花之草木生于山草生于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于上位置君子于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覩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美德之人于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傳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莖實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莖華實莖葉之名的莖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于高山荷華水草宜生于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箋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為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美德于下位傳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于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為義嫌且亦為義故云且辭箋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醜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為言則是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覩美乃往覩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于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于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音義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狡古卯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山上有橋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于山草生于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于上位置君子于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



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為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于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于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于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稱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歸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橋游為義箋正義曰此草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于大臣游龍喻聽恣于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于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于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于所寵而聽恣于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于大臣厚于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為昭公也箋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為昭公故易傳以為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為昭公于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為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擇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音義擇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卧反注下同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傳興也擇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

倡予和女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音義槁苦老反長張丈反稱尺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落葉謂之蘀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于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士冠禮為冠者



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總呼羣臣為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為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為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故弱者謂强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已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為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傳要成也音義漂匹遥反本亦作飄要於遥反注同

蘀兮二章章四句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音義擅善戰反疏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于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所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傳憂懼不遑餐也音義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疏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正義曰昭公有壯狡之志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傳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音義褰起連反本或作騫非說文云褰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疏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自彼加已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



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非詩人所書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于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為狂行故使我言此也音義溱側巾反篡初患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鄉香亮反本亦作向且子餘反下同疏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于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



益為此狂行也是為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于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以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于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為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

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于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先鄉齊晉宋衛者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突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謂侯國不思正己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己耳傳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



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于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傳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傳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音義洧于軌反疏箋正義曰傳言士事也士故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音義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臥反疏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



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昏姻嫁娶昏姻其事是一故云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娶婦婦因男而來昏姻之名本生于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為昏婦之夫為昏婦之黨為昏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是婦黨稱昏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昏為婦為昏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不送兮傳時有違而

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音義迎魚敬反下親迎同為于偽反疏正義曰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于巷中兮子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傳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為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悔予不將兮傳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音義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亦作閫苦本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毛以為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于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為棖將為送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于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于門堂也著云俟我于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故以王為毛說箋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于巷此言于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枳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枳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于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棖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傳叔伯迎己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音義衣錦如字或一音于記反下章放此褧衣苦迥反下如字禪音丹縠戶木反為其于偽反大音泰舊勑賀反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



並同纁許云反袡如鹽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正義曰知衣錦褧裳為嫁者之服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己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箋正義曰玉藻云禪為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為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為其文之太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

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傳正義曰叔伯迎已者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于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音義墠音善此序無注崔集注本有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為刺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音義茹音如後篇同藘力於反茹藘茅蒐蒨草也後篇同阪音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又音妹為難乃旦反易以豉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為礙阻其登涉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興為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于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藘在于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已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為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

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于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為始終之說箋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為二故易傳以為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興共為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芋蒐延蔓之草生于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為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己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為小難壇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遠近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音義行上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東門之外有栗樹生于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為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于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為女呼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為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于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于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令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為喻故同上為說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傳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音義淒七西反喈音皆說音悅下同疏正義曰言風而且雨寒涼淒淒然雖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胡之為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傳瘳愈也音義瀟音蕭膠音交瘳勑留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傳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音義為于偽反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音義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校戶孝反注及下注同左傳云鄭人遊于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敎校正音敎疏正義曰鄭國衰亂不修學



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為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于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稱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古亦名學為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音義青如字學子以青為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也純章允反又之閏反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鄭國學校不修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為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于我責其遺忘已也傳正義曰釋器云衣背謂之襟李巡曰衣背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



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嗣習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音義璫如兖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疏傳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璫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不來者言不一來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已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為樂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音義挑他羔反又勑彫反說文作㚔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毛以為學人廢業候望為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于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思之甚也傳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于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為樂箋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也故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于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傳迋誑也音義漂匹妙反鮮息淺反注下同迋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況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于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于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于臣下故無

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為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為此解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傳二人同心也

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音義爭爭鬬之爭注同亹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疏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于兵革



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于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惡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惧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輦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箋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傳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音義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為于偽反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

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于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絶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于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正義曰思不存乎相救急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强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為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為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已既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絶也訓聊為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為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為巾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

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茹藘聊可與娛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為樂心欲留之言也音義闉音因闍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娛本亦作虞疏正義曰毛以為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著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為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傳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闉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為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于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茅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

黄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為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為出臺之中故轉為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為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為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音義蔓音萬疏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



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于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于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為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音義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婉于阮反邂戶解反逅本亦作遘胡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于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于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為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蓄息蒙君澤也箋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為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



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為媒月故引以證此為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為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傳瀼瀼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傳臧善也音義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音義溱側巾反洧于軌反說文溱作溱云溱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溱與洧方渙渙兮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箋云仲

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方秉蕳兮傳蕳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于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傳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傳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



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音義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凡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蕳古顏反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訏音逸行下孟反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謔許略反勺時灼反芍藥香草也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疏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為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于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于田野共為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于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于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蕳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訏大釋詁文箋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于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正義曰陸璣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為戲謔故以伊為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傳瀏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音義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七

毛詩注疏卷七考證

鄭風大叔于田章乘乘鴇○臣映斗按鴇爾雅釋畜丈作鴇從馬其從鳥者乃肅肅鴇羽之鴇也

羔裘章三英粲兮傳三英三德也○歐陽修曰三英爲三德本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爲附麗爾三英粲兮當是述羔裘之美

女曰雞鳴章與子偕老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歐陽修曰偏考詩諸風言偕老者多矣



皆爲夫婦之言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

東門之墠章有踐家室○踐韓詩作靖注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

風雨序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臣會汾按朱子辨序謂其詞輕佻非思賢之意然考左傳鄭六卿餞宣子子游賦風雨辨命論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呂光遺楊軌書何圖松栢凋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梁簡文自序立身行已終始如一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是皆可爲序說之證

子衿序刺學校廢也○臣映斗按朱子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是朱子亦用序說也又考北魏獻文帝詔高允曰子衿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徵虞喜爲博士詔曰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二詔皆嘆學業之廢儒執之衰亦可取以證此序也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嚴粲曰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沃此詩言鄭



忽不能制權臣三詩之意皆同

野有蔓草章清揚婉兮○婉韓詩外傳作宛玉篇集韵皆作畹音義並同

毛詩注疏卷七考證

謹案第三頁前五行疏非民所能改授之也刊本授訛受據監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疏詩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刊本缺謂字據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疏謂以繩繫矢而射也刊本繫訛擊今改

第三十八頁前四行疏不肯共去刊本共訛其今改

第四十九頁後八行疏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刊本彼訛被據二章疏改

第五十頁前七行傳青黑曰綦刊本曰訛白據尚書注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舉人臣韓　騰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乾隆御覽之寶

毛詩注疏卷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齊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音義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疏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



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情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舝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雞則鳴蒼

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音義朝直遥反注下皆同蠅餘仍反疏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傳正義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箋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漼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箋云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音義纚色蟹反何霜綺反疏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纚緇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業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之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

以為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衆庶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音義薨呼弘反樂音岳又五教反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之朝如字音張遥反惡鴻路反下同於夫之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疏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八十鳳凰為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傳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正義曰庶衆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箋荒謂政事廢亂音義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蒿縞反疏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傳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箋

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竝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音義猲乃刃反說文云猲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使捷本亦作使旋驅本又作驅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豜音同又音韋揖一入反儇許全反韓詩作婘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疏正義曰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我於猲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竝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側故知猲山名箋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馳逐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傳茂美也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音義牡茂后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傳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傳狼獸名臧善也音義佼古卯反本又作姣疏傳正義曰釋獸云狼牡豵牝狼其子豵絶名豵牝名狼其子名豵絶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膈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音義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疏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



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

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瓊也音義瑱吐遍反縣音玄下同紞都覽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絲為紞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傳正義曰侯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章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為瑱也箋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昏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于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昏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為之即今之絛繩必用雜絲線為之故言織之人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耳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豈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為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為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為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為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為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

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臣親迎之濃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紞瓊華為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傳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音義瑩音榮又音營疏傳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傳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傳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疏箋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音義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疏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月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想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傳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音義姝赤朱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

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妹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為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强暴今有彼妹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妹者子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妹為初昏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强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正義曰履禮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發行也



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音義闥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疏傳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發行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箋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音義朝直遥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疏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令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

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音義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疏正義曰言朝廷起居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漏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正義曰上曰衣下曰裳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為衣令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箋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從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濃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傳晞明之始升倒之顛之自公令之傳令告也音義晞音希疏傳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日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傳柳柔肥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音義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俱具反肥七歲反藩方元反本又作蕃任音壬下同莫音暮疏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肥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正義曰言柳柔肥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肥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圃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



圃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圃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則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肥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為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為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

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無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夙早釋詁文暮與早對故為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音義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



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搤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詣反拉音郎答反復扶又反下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　疏正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為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由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故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以敝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搤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搢其脇公死於車搢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搤殺者說文云搤捉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拉折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搤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案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音義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烏路反又如字蕩徒黨反徐勑黨反易夷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

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令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偶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傳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令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令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為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雄走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笠之過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箋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為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為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懷思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為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傳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音義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緌如誰反傳音付姆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疏正義曰屨以兩隻為具五為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傳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為淫泆之行傳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於首是物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箋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緌必屬之於冠故冠緌共為一同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傳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

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遽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傳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履貴賤不宜同處猶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為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傳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傳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為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來齊歸魯故知懷是文姜同文連歸是文姜來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傳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音義藝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取七喻反注下皆同

**疏** 正義曰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從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取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惟以鞠為盈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此云藝麻后稷生民云藝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藝則樹藝皆種之別名故云藝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令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箋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于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為卜者以納吉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傳正義曰鞠窮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正義曰鞠盈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惟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克能也箋云此言析薪必待

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傳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音義析星歷反邪似嗟反疏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正義曰極至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修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



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音義無田音佃下同莠羊九反治直吏反忉音刀疏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思與無田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傳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傳怛怛猶忉忉也音義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怛旦末反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傳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稺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

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修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音義婉於阮反孌力轉反總本又作揔子孔反丱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眷反髦音毛少詩照反疏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孌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兮言童子少自修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髮言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也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箋畢噣也弋繳射也音義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噣直角反本亦作濁畢星名何音犢繳音灼疏正義曰作盧令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兎用弋以射鳥好此遊田逐禽而不修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



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兎之畢或謂之噣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兎之畢或呼為噣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出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音義纓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疏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為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為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兎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頸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環傳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鬈傳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為權權勇壯也音義重直龍反下同鬈音權說文云鬈好貌疏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奉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叙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鋂傳鋂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音義鋂音梅偲七才反說文云强也疏傳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音義敝婢世反徐扶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古口反取魚器疏正義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為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傳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音義魴音房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從才用反注下皆同疏正義曰毛以為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為其夫壻其妻乃是强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强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為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敝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

淫傳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丰鰥則吞矣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箋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鯀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為魚子也毛以鯤為大魚鄭以鯤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為淫耳傳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箋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為從者亦隨文姜為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傳魴鰥大魚箋云鰥似魴而弱鱗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傳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音義鰥才呂反廣雅云鰥也音連疏箋正義曰陸璣疏云鰥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鰥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鰥幽州人謂之鶉鷃或謂之胡鰥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傳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音義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疏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令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為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為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故猶端也音義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播波佐反疏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

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為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為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傳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馬而來與文姜會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音義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茀音弗鞹苦郭反革也發韓詩云發旦也來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亦作境易夷豉反下樂易同疏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傳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驅與驅音義同皆謂駈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毛詩注疏曰革鞹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靷車軾也茀以韋靷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閒發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箋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瀰瀰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之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

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圍圍明也音義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瀰乃禮反注同徒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豈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闓音開圍音亦疏正義曰毛以為襄公將與妹淫盛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瀰瀰然而衆為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鄭惟愷悌為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正義曰箋以為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為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闓易稱開物成務說文



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圍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圍圍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為圍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傳翱翔猶彷徉也音義汶音閔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彷音旁徉音羊疏

箋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汶水湯湯旁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為何邑故箋不言之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傳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音義滔吐刀反儦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音義猗於宜反字或作歌技其綺反疏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為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傳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音義頎音祈佼古邪反本又作姣抑於力反趨本又作趍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疏正義曰齊

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傳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嗟咀皆傷歎之聲故為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貌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正義曰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正義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顙貴闊故言揚廣揚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專欲辯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曲禮云士蹌蹌今與趨連文故知蹌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傳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音義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疏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為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



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為目下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者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為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箋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畢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捐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

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而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梓七十豻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為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為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捉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分據賓射為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誠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為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孌兮傳孌壯好貌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傳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音義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張仲反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魚呂反乘繩證反處昌慮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孌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為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為之兮餘同傳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



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箋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用之箋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而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

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八

# 毛詩注疏卷八考證

齊風雞鳴章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李光地曰以物理驗之未有雞未鳴而蠅先鳴者故一說非特雞也且有蒼蠅之聲矣言侵曉也

月出之光○印古詩話曰月字乃日字之誤

還章子之還兮○臣宗萬按還韓詩作嫙注嫙好貌也

齊詩作營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注曰之往也

遭我乎峱之間兮○峱齊詩作嶩漢書地理志注嶩山名字或作峱亦作嶩

南山章析薪如之何○析薪禮記作伐柯

敝笱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朱子曰桓當作莊臣祖庚按桓十八年左傳桓公不聽申繻之諫遂及文姜如齊則會齊侯乃桓公意也其後文姜會齊襄者五于禚于祝邱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莊公即位後事夫

死從子而莊公不能制之朱子以為刺莊公是也







毛詩注疏卷八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二行傳其繒本名曰綃刋本繒訛

繒據儀禮注改

第三頁後三行傳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刋本師

訛思據周禮改

第八頁前八行傳其又以規為填刋本規訛繩據

國語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彼姝者子刋本子訛女據經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疏國事為期刋本事訛家據周



禮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前疏箋此言曷又從止刋本言

訛又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經取妻如之何刋本取訛據

上章經文改從畫一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箋刋本訛傳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疏箋與上互文相通也刋本

互訛古今改

第三十八頁前二行疏二正之侯刊本二訛一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疏有鵠者無正刊本脫有鵠二字據周禮補

第三十九頁前七行疏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刊本兮訛分今改

第三十九頁後八行疏美莊公善射刊本善訛美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魏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音義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陿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隘於懈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疏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陿隘故其民機心巧偽以趨于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于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陿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于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末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箋正義曰以下國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

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要褧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褧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音義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綠音了沈音遼摻所銜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纖息廉反見賢遍反要於遥反襋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略反

疏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褧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正義曰糾糾為葛屨之狀當為稀疏之貌故云猶綠綠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為寒而言冬為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為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約繶純是屨用絲為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為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摻摻為女手之狀則為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



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于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雖于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于奥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駮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傳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褶無絮雖復與褶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宇宜從衣故云要褋也要是裳褋則襋為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于衣于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且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箋云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

耳我是以刺之音義提徒兮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亦反掃勑帝反諦音帝

疏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捎以為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也傳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令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音義汾音扶云反沮音予預反洳音如預反疏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判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言我也于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輅



車之族是也音義莫音暮漸如字又按廣反輅本作旄音毛盾徒本反疏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于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于公路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傳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澤之處故為漸洳莫菜者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一莖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蘊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蒙州人謂之乾絳可以為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審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義亦同云趨度宿度故為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輅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輅車之族明公行掌輅車服虔云輅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傳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音義行戶郎反注同疏傳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異人之說殊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蘀傳蘀水芻也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音義蘀音續一名牛脣說文音似足反芻音昔昭紹遥反說文作佋疏正義曰釋草云蘀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芻也如績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芻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于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于君事驕逸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于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音義殽本又作肴音爻省色領反謠音遥行下孟反下文行國同為于偽反下所為皆同何其音基下章同夫音符何為如字復符又反謗博浪反毀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于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

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殽不興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于言不知我者謂我于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餘同箋正義曰魏君薄于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于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于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之不得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為殽即是儉嗇之事傳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淆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于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



泰山其頹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夫人謂我欲何為乎者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謂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彼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曰于釋詁文

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于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傳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于國中謂我于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音義棘紀力反從兩東俗作棘同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音義岵音戶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疏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見侵削者誤兄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令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箋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傳山無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遥瞻望其父所在之處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音義處昌慮反莫音暮解音介旃之然反疏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寢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

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云旃之者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為足句故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于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友也箋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傳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者寐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傳母尚恩也音義屺音起少詩照反耆常志反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傳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音義畝莫后反古作畮俗作畝皆同疏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音義別彼列反還本亦作旋疏正義曰魏地隘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于其間地隘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箋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



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隘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隘也一夫百畝令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隘隘耳傳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兮箋云逝還也音義泄以世反逮徒奢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音義檀徒丹反木名疏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飧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傳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傳素空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音義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經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廛本亦作墮又作廛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貆本亦作貈音桓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貊飧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　疏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于河之厓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



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兮汝何為無功而空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飧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傳正義曰以下云濟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于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論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猗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涣瀾也淪言蘊淪也猗言猗猗也此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猗而言直者取韵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為車之輪輻非待河水清故解其之清方始用之而經于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以閒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為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經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為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為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于田中故從

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貓子貍郭璞曰其雌者名狸狸乃反今江東通呼貉為狸狸箋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為狩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戈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于晝夜狩兼于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音義輻音福　疏傳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百億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傳檀可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圓者為囷鶉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音義輪音淪漘順倫反本亦作脣淪音倫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囷丘倫反圓倉鶉音純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　疏傳正義曰月令修囷倉方者為囷倉故圓者為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鵲北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鵲之屬也傳意以飧為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孰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為熟食也箋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馬上其堂則無人馬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飧則非傳所云孰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音義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　疏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

修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傳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也音義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疏



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于我又不修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于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正義曰貫事釋詁文箋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于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鼫音昔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于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于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德于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郭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傳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音義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來力代反永音詠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疏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適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傳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于苗故言苗以韻句箋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序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注疏卷九

毛詩注疏卷九考證

魏風園有桃章園有桃箋食園桃而已○李樗曰園桃非終歲常食之物鄭說不足取當從毛傳以園桃起興為安

不知我者○唐石經作不我知者

陟岵章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無魯詩作毋上魯詩作尚

伐檀章河水清且漣猗○猗魯詩作兮





碩鼠章三歲貫女○貫魯詩作宦



毛詩注疏卷九考證

# 毛詩注疏卷十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唐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箋憂深思遠謂究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音義蟋音悉蟀所律反說文蟀作蟲反注同疏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僖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也由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閒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于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為唐之義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音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于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正義曰謂究其死矣者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美衰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蟄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我我僖公也蟄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傳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于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于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音義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蟄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復扶又反大音泰徐勑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于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于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閒暇而為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君若自樂無甚大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好

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于禮義勿使踰越于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酸在戶漿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蘀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為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豳君閒于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也傳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為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于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于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于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為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動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言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為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為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正義曰荒為廣遠之言故為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箋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為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傳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傳蹶蹶動而敏于事音義禮樂之樂音岳蹶傳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俱衛反疏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傳慆過也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傳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

荒良士休休傳休休樂道之心音義悁吐刀反休許虬反疏箋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音義樞本或作區烏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朝直遥反廷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下同埽蘇報反本又作掃下同疏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廷內序大鐘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于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



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傳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傳婁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傳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音義榆以朱反荎田節反沈又直黎反曳以世反婁力俱反馬云牽也宛於阮反本亦作死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疏正義曰毛以愉為樂鄭以愉為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正義曰樞荎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愉樂釋詁文箋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為偷言偷盜取之



山有栲隰有杻傳栲山樗杻檍也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傳保安也箋云保居也音義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初書反又他胡反檍於力反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灑色蟹反又所綺反疏傳正義曰栲山樗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檍樗樗漆相似如一陸璣疏云山樗興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稾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

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檠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榦也洒謂以水涇地而掃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保安保居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為得已樂以為樂此云他人是保為得已之安以為安故傳訓保為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為居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音義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疏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為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于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于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箋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音義沃烏毒反疏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于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



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于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興也鑿鑿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

此服去從桓叔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箋云君子謂桓叔

音義鑿子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襮音博宇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為綃黼音甫純真允反又真順反樂音洛

疏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于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于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強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綃黼為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裋領是襮為領也郊



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袂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注云弁而祭于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于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

桓叔雖受封于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于此鮮沃為曲沃也箋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為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



鮮羔開氷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氷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繒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裋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為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傳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言無憂也音義皓胡老反鵠戶毒反疏傳正義曰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

邑故云鵲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音義粼刊新反本又作磷同澈直列反或作徹誤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音義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疏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强桓叔能修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音義捄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掏沈居局反比王爾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則申毛作毗至反佼古卯反且子餘反下同疏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于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其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傳正義曰釋木云檄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檄陸璣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正義曰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檄醜萊李巡曰檄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茱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為捄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捄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為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捄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樹非往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為喻也傳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箋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為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

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鄭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傳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為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音義匊本又作掬九六反疏傳正義曰篤厚釋詁文

椒聊二章章六句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音義綢直留反繆忘侯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于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于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于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于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大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于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于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



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傳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娶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音義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于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芑東草之形宿音秀後户豆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為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為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為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于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見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為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于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于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為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為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為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令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傳正義曰以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參有三星故云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户是從始見為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為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箋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為天王小者為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于卯上二月之昏合于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東薪為賢者自東其薪不為興也今我東薪于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東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東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于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户謂正中直户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黄昏心星伏于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于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傳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為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為美室良訓為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為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箋正義曰箋以仲春為婚月三星在天後于仲春故以此二句為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寥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

或出于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傳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于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箋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為斥娶者以其良人為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于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音義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隹反逅本又作覯胡豆反一音戶葺反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音義直音值又如字粲采旦反字林作娑疏傳正義曰周語云宣康公遊于淫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為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為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音義杕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疏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為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傳興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傳踽踽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于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傳佽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音義湑私敘反比毗志反下文及注同踽俱禹反遠于萬反佽七利反疏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于國中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為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為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

等汝何不輔君為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與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傳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異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棠棠者華亦云其葉湑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于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為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為喻不取葉盛為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為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義菁菁為義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為茂貌但不取葉為興耳箋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傳正義曰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為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傳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稀少之貌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傳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音義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睘本亦作煢又作煢求營反疏傳正義曰睘睘踽踽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為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箋恤憂也音義恤荀律反疏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于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音義袪起居反又丘據反袂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疏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袪裘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己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于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已與在位故舊恩好傳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為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

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也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為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馬絰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興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為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傳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音義褎徐救反究九又反好呼報反注同疏箋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音義鴇音保鴇似鴈而大無後趾養羊亮反鄂五各反疏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為昭公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傳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

迮梱致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云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馬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令我父母將何怙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音義苞補交反梱況禹反稷本又作稷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反迮側百反梱戶本反致直置反下同盬音古蓺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疏正義曰言肅肅之羽飛而集于苞梱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于征役之事然鴇之性不樹止令乃集于苞梱之上極為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令乃下從征役亦甚為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



為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蓺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怙乎乃告于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傳正義曰苞稷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稷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稷箋云稷者根相迫迮梱致貌亦謂叢生也梱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梱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跗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于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箋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也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正義曰何知不為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音義行戶郎反注同翮本謂戶革反爾雅云羽之翮疏傳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音義并甲政反下注同為于偽反之使所吏反注同疏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于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王賜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為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箋正義曰不言請命于天子而云請命于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就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為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于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平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疏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為之請于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正義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



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宥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名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于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否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傳燠煖也音義燠本又作奧於六反煖奴緩反疏傳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箋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為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令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讓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義衣如荼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傳正義曰煖煖也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音義宗族本亦作宗矣疏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在已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于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



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傳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于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音義陰於鴆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噬市世反韓詩作逝逝及也比毗志反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鴆反下文同食音嗣下同疏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于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還于我國者皆可使之達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箋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

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傳正義曰噬逮釋言文逮又別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于此國訓此逮為至也箋正義曰肯可釋言文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傳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音義周韓詩云右也觀古亂反疏傳正義曰言道周遠之故為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音義好呼報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疏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于室故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虞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于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于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令無于此音義蘞音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劒反草木疏正義曰云似栝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萬不可食疏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于此延蔓而蒙于楚木蘞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中以興婦人生于父母當外成于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于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傳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萬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傳域塋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傳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幬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箋云旦明也我君子無于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音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篋口牒反幬本亦作櫝又作櫝徒木反疏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于此當

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傳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輴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輴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為衾順經衾文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婦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夏之日冬之夜傳言長也箋云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音義墳扶云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傳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塚壙音義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音義苓力丁反即甘草葉似地黃好呼報反疏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于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于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箋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音義辟匹亦反下同行下孟反為言之為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偽字非舍之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為言謂為人二為字並于偽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為字亦依字訕所諫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人采苓采苓于何處采之于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于何處求之于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于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

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偽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于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于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苟為且餘同傳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為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于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鄭答



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傳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為言胡得焉疏傳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音義葑孚容反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卷十

唐風蟋蟀章役車其休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

○張溥注疏合纂作庶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

山有樞章○樞魯詩作藲爾雅作藲

弗曳弗婁○婁韓詩外傳作屢婁屢古通用

揚之水章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箋畏昭公謂已動民心○嚴粲云我聞有命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若真欲從曲沃必不作此以漏泄其事



椒聊章箋疏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鄭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臣浩按此說甚害理昭公既立封叔父桓叔于曲沃桓叔固昭公臣也安得謂鄭國耶孔氏于衛風柏舟淇奥誤信史記言衛武公弒兄不失為盛德此又言桓叔非不臣何其悖也

綢繆章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箋三星謂心星也○劉瑾曰凡三星者非止心一宿知此為心宿者蓋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于地之酉位而心宿見于地之東方此詩男女過仲春而得成昏故遥見心宿也臣光型按此當從鄭說毛以秋冬為昏期故指三星為參然參七星與伐連而十星不止三星矣

杕杜章胡不佽焉○佽崔靈恩集注作次

羔裘章自我人居居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臣祖庚按居居究究訓惡雖據爾雅然義殊難曉故朱子亦以為未詳李光地曰居居慢也究究苛也蓋本張横渠居居為晏安究究為察察作威之說于義較明

謹案卷九第十一頁前一行箋刋本訛作傳今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疏箋畝百為夫刋本畝百訛百畝今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疏鷸鶉其雄鶻牝庫刋本鶻訛鵲據爾雅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音義徐音官刋本官訛宫據經典釋文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疏關西呼鼩音瞿鼠刋本音瞿二字誤於鼠字下直接今據毛本移正并旁寫以别於疏文

第十七頁前二行疏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刋本鄉訛卿據周禮改

卷十第一頁後七行疏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刋本民訛風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二行疏陸璣疏云刋本璣訛機今改

第五頁後四行疏弗鼓弗考是也刋本鼓訛擊據經文改

第七頁前二行疏或謂之牛筋刋本筋訛筯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疏箋天子建國刋本天訛大據左傳改

第九頁後一行疏傳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刋本中訛也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一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秦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音義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栗人反秦仲始大絶句或連下句非疏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為句者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為諸侯也即此知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為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焉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為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音義顛都田反的丁歷反顙桑黨反寺如字又音侍本或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韓詩作伶云使伶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美秦仲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傳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天官序官云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箋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子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殲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傳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音義阪音反又扶板反陂彼寄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閒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耋田節反一音天節反朝直遥反後胡豆反又如字疏正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為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傳正義曰釋地云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為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溼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下

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箋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傳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仕仕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為八十也箋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為仕焉逝訓為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傳簧笙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傳亡喪棄也音義簧音黃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箋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音義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始命絕句囿音又沈又尤菊反樂音洛疏正義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為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



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園囿大同蕃墻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箋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為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為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為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傳驖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音義阜符有反驪力知反媚眉冀反疏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驖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傳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為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為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為大也箋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馬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御之良也傳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

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天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音義麋亡悲反舍音捨拔蒲末反射食亦反括苦活反善射音社疏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傳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夭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箋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獸故知奉是時牡為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傳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拔為末箋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為矢末不辨為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輶車鸞鑣載獫歇驕傳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于北園時所為也音義種章勇反輶由九反又音由鸞盧端反鑣彼驕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劍反歇本又作猲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驕本又作獢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況廢反驅丘遇反或丘于反乘繩證反搏音博舊音付疏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也傳正義曰閑習釋詁文箋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

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傳正義曰轎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箋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轎輕為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鷖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鷖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鷖也此云鷖鑣則鷖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鷖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鷖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鷖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鷖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音義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證反夸苦花反樂音岳又音洛疏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箋正義曰傳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為夸大之義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



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念君子之

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傳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音義俟錢淺反收如字梁音木本又作輦歷録也曲輈上束也輈陟留反軫之忍反歷録一本作歷禄句古侯反驅本亦作駈起俱反靷之忍反銮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反靷居覲反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覲反無取於靷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畧反又丁略反軾音式本亦作式菌音因文茵以虎皮為茵茵車席也暢勑亮反轂音谷騏音期鄂之樹反疏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録此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鄂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傳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淺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為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馬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楘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為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録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為文章歷録然歷録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楘則歷録之稱而謂之五楘者以一輈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録故謂之五楘也此言淺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桲其湊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湊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桲者度兩湊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所貫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軓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故云揜軓也靷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頭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

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也兩軛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是横軛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為白金也金銀銅鐵揔名為金此設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陰也横側車前所以陰蔽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箋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為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輈在軛前横木映軛故知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傳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為長故為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驒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騰上皆白惟驒郭璞曰馬騰上皆白為惟驒後左脚白者直名驒意亦同也箋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馬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玉有五德也彼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惟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戎得而居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傳黄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驂兩騑也龍盾之合鋈以觼軜傳龍盾畫龍於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内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傳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了然不來言望之也音義騮音留騧古花反鬣本又作鬣力輒反騑芳非反盾順允反徐又音允觼古穴反軜音納



内疏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騮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騧馬驪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内轡之末鋈金以為觼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温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傳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黄傳以為黄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黄色者為騧馬箋正義曰爾雅有騑白駁騑馬白腹驓則騑是色名說者皆以騑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騂馬故為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為騑馬也車駕四馬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傳正義曰盾以木為

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言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傳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虎韜鏤膺交韜二弓竹閉緄縢傳虎虎皮也韜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韜交二弓於韜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音義俴駟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音求錞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鐏伐如字本或作戚音同介音界鐏徂寸反又子遜反札側八反厖莫江反韜勑亮反下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本一作韔鄭注周禮云弓檠曰韔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韔音悲位反徐遣惠反一音必結反緄古本反縢直登反紲息列反厭於盐反秩陳乙反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為其錞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置二弓於韜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傳正義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四馬之甲故知俴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為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鐏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箋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為厖明厖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傳以蒙為討箋轉討為厖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正義曰下句云交韜二弓則虎韜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韜為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胸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胷也春

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轅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韜注云韜弓櫜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韜也言閉紲者說文云紲繫也謂置弓韜裏以繩紲之因名韜為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韜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韜矣是紲為繫名也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故云緄繩縢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箋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為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為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為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傳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 小戎三章章十句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音義蒹古恬反被皮寄反疏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為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傳興也蒹蒹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音義蒹音廉緊於奚反遡蘇路反洄音回宛紆阮反本亦作苑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蒹葭在

衆草之中蒼蒼然强盛雖似不可彫傷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為黄矣以興衆民之强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為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傳正義曰蒹蘆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璣疏云蒹水草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强今青徐州人謂之蒹兖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



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在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傳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内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内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于道也箋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皆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内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為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為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為求賢之事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傳湄水隿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傳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音義萋本亦作淒七奚反晞音希湄音眉隿魚檢反又音檢躋本又作隮子西反坻直尸反疏傳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為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釋水云水草交為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隿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隿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傳涘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遡洑從之宛在水中沚傳小渚曰沚音義涘音俟迂音于沚音止疏傳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為韻

蒹葭三章章八句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



令修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為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為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傳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栂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音義條本又作䌛音同稻吐刀反山榎也栂如鹽反沈云孫炎稱荆州曰梅揚州曰柟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栂朝直遥反裼星歷反渥於角反淳漬也丹如字韓詩作沃音槄各反沃赭也漬辭賜反疏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修德又陳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



哉傳正義曰地里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其山高大是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終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稻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稻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栂釋木文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栂郭璞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黄子青不可食栂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栂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栂也錦者雜綵為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祖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

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衣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太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隣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墻然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音義紀如字本亦作屺沈音起黻音弗將七羊反疏傳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墻李巡曰堂墻名崖似堂墻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墻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音義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反徐又音針從才容反疏箋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辨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傳子車氏奄息名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

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傳殲盡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愬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音義惴之瑞反慄音栗壙古晃反殲子廉反又息廉反愬蘇路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于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為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于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傳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為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為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箋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傳正義曰子車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是名箋云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云乃特百夫之德者言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惴惴懼釋訓文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傳防比也箋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音義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傳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音義禦魚呂反注同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傳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鷙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

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音義

䳭說文作鶌尸橘反字林於寂反鸛字又作鸛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鵝青色說文止仙反字林尸先反駛所吏反

疏正義曰䳭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彼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傳正義曰䳭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鸛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鸛鸛擊鳥也郭璞曰鵙屬陸璣疏云鸛似鵝青黃色燕頷勾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傳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音義

櫟盧狄反駮邦角反獸名草木疏云駮馬木名梓榆也倨音據樂音洛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栎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栎彙自裹也陸璣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椒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栎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音義

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疏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

為次所以倒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音義袍包毛反襺古顯反本亦作繭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疏



正義曰毛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民心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于是興師之時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正義曰袍襺釋言文玉藻云纊為襺緼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傳既以此為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與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為朋友同共斃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為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為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箋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為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傳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于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鵩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常也音義澤如字說文作釋云袴也褻仙列反近附近之近汙音烏又汙穢之汙垢古口反疏傳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釋說文云釋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釋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箋正義曰車戟常

考工記廬人
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傳

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

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

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音義渭音謂水北曰陽麗本又



作驪同力馳反難乃旦反大音泰　疏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娶麗姬譜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為晉君於是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氏如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為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為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為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為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為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為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為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傳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

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



以贈之路車乘黃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音義雍於用反縣名

今屬扶風乘繩證反注同　疏傳正義曰母之昆弟曰舅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箋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

次玉音義思息嗣反瑰古回反　疏傳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

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音義輿音餘疏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音義夏胡雅反屋如字渠其居反食我音嗣注篇內同疏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于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嘆之傳正義曰夏大釋詁文箋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騶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事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傳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為繼權輿始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音義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簋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疏傳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為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斛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簋圓曰簋則簋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於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簋秋官掌客注云簋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簋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注疏卷十一

毛詩注疏卷十一考證

秦風晨風章隰有樹檖○檖說文作樣

渭陽序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李光地曰康公為世子時送晉重耳返國之詩存之者何婚姻之國能存亡繼絶者穆公之善也序以為康公即位後追作特臆說耳

權輿章不承權輿○爾雅注作胡不承權輿



毛詩注疏卷十一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四行音義耋田節反刊本田訛由據經典釋文改

第四頁後八行疏言園圃之樂者刊本圃訛圃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疏崇六尺有六寸刊本寸訛尺據考工記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箋何以了然不來刊本了然訛然了據疏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刊本鏤訛縷據經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疏秦國之民雖衆刊本秦訛泰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音義荆州曰梅揚州曰楠刊本梅楠互訛據經文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疏彼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刊本彼訛本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疏鵠羽云刋本鵠訛鶤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八行疏簠稻粱罷也刋本粱訛梁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二至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二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陳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音義宛怨阮反

爾雅云宛中宛丘郭云中央隆高　疏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樂聲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傳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音義湯他郎反舊他浪反洵音荀傚戶教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

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為子者斥幽公為異其義則同傳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為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為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為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箋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正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為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皆為也傳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傳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音義**坎苦感反值直置反鷺音路白鳥也一名舂鉏翳於計反麾毀危反字又作揮**疏**正義曰毛以為坎坎然為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舂鉏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線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馬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傳盆謂之缶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傳翿翳也音義**缶方有反盆本亦作瓮烏浪反翿音導又音陶**疏**傳正義曰盆謂之缶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盆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



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翿作纛音義同

##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音義**枌符云反亟欺冀反**疏**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

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女婆娑於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傳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音義栩況浦反杼常汝反說文丈與反婆步波反說文作槃音同娑桑何反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為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知子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正義曰序云男女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音義旦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矣同疏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事業佚良辰美景而歌舞淫佚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正義曰較善釋詁文也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是也箋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為曰差擇釋詁文供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傳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鬷總也朝日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傳荍芘芣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

音義 醙子公反處昌慮反菽祁饒反郭云荆葵也茈音此又芳耳反茉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惟季反好呼報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陳之女人見美景而悅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與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菽之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醙為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為此淫亂餘同傳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醙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約之故醙為數王肅云醙數績麻之縷也箋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醙假無言為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醙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來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正義曰菽茈茉釋草文舍人曰菽一名茈蒯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云茈茉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茈茉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序衛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誘進也掖扶持也音義衛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誘音酉愿音願謹也掖音亦 疏 正義曰作衛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衛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興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正義曰誘進釋詁文說文云掖持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敵之謂持其臂而授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慈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音義棲音西治直吏反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名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療注放此慈苦角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

同故知衡門横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横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邶風有毖彼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為義耳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療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為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美口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音義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疏箋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胙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音義孔安國云停水曰池疏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音義漚烏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為緝淑善也晤五故反疏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修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為善傳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工記幎氏以涑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箋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音義紵直呂反字又作苧疏正義曰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刑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檄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傳言道也音義菅古顏反茅已漚為菅疏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割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音義迎魚敬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傳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音義牂子臺反煌音皇疏正義曰毛以為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傳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蔵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興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

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昏以為期明星晢晢傳晢晢猶煌煌也音義肺普貝反又蒲貝反晢之世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箋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音義佗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為厲公弒音試疏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本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傅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為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弒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弒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云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音義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析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閒音閑覩都魯反相息亮反去羌呂反難乃旦反疏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閒由希覩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覩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傳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

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箋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言或為傅者正謂此訓夫為傅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傅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箋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傳梅楳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傳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音義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楳冉鹽反則惡鳥路反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韓詩訊諫也疏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



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正義曰梅楳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鵂鶹舊一名鴟鴞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訊告也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辯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疏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侜予美心焉忉忉傳侜張誑也箋云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音義邛其恭反苕徒彫反侜陟留反說文云有聖蔽也美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忉都勞反憂也誑九況反疏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人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革汝等

是誰誰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正義曰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為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蝱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佋張誑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箋正義曰言誰佋予美者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為所美之人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誰佋予美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忉忉也音義甓薄歷反鷊五歷反今音零字書作瓴甋都歷反綬音受惕吐歷反疏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甋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音義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疏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傳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傳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音義皎古了反皙星歷反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已小反又居酉反悄七小反疏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皎兮喻面色佼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悄憂釋訓文悄悄慍也故為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音義皓胡老反懰力久反好貌坪蒼作懰懰妖也懮於久反舒貌慅七老反憂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音義燎力名反又力弔反夭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馬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音義株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下同御魚呂反又如字疏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



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音義佚音逸行下孟反觝都禮反疏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兮靈公為人所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佚故刺之定本無兮字傳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為觝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馬或朝食馬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音義乘繩證反下乘駒注君乘馬君乘駒車乘並同說音悅舍也注同疏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畧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箋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音義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下文同

疏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離別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是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音義荷音何障章亮反芙音符蕖其居反莖幸耕反佼古卯反覺音教

疏正義曰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蓋莖下白弱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

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箋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說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言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傳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傳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傳卷好貌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悒悒也音義蘭毛古顏反鄭改作蓮練田反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悁烏玄反疏傳正義曰以溱洧秉蘭為執蘭則知此蘭亦為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傳正義曰悁悁猶悒悒俗本多無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寤寐無為輾轉伏枕音義菡本又作荅又作致戶感反萏本又作蔵大感反儼本又作嚴魚檢反輾張革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十四句



毛詩注疏卷十二

毛詩注疏卷十二考證

陳風東門之枌章南方之原傳原大夫氏○李樗曰毛鄭以原為氏不甚明白歐陽修以為南方原野其說為簡明言擇其吉日相期于南方之原野也

衡門章可以棲遲○棲遲漢書作偕徠偕音音啼徠音釐可以樂飢音義鄭本作㾜○唐石經亦作㾜韓詩外傳又作㾜

東門之池章傳疏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水至清潔不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月出章勞心慘兮○慘五經文字作燥

澤陂章碩大且儼○儼說文作嬐





毛詩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檜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音義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吏反下注同玦古穴反疏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國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修絜其衣服逍遥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爾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翺翔逍遥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箋正義曰言以

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音義朝直遥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忉音刀疏正義曰言檜君好絜衣服不修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遥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遥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遥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遙翺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箋云翺翔猶逍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傳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音義膏古報反曜羊照反疏正義曰上言褎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音義為于偽反下同疏箋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裳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云要絰繩屨角填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

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素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腰瘠也勞心慱慱兮傳



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音義欒力端反瘠情昔反縞古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覬音冀疏正義曰毛以為時腰本亦作瘦所救反慱徒端反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戚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腰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戚者其人必腰故以欒欒為腰瘠之貌定本毛無腰字箋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戚之人形貌腰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傳正義曰慱慱憂勞釋訓文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疏正義曰毛以為作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鄭以為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傳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箋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

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正義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箋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為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韠兮箋云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音義韠音畢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衎苦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作者言已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



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為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箋恣謂狡狯淫戲不以禮也音義萇丈羊反萇楚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刺反狡古卯反狯古快反本亦作獪獪古外反疏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慾而不為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傳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傳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音義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遥長張丈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夭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

洛注下皆同妃音配疏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傳正義曰萇楚銚弋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逐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箋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為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



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箋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為匹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疏箋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音義難乃旦反疏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音義偈起竭反疾也驅丘遇反又如字怛都達反慘怛也疏正義曰此時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



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傳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為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爗爗震電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怛者驚痛之言故為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為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傳迴風為飄嘌嘌無節度也顧瞻

周道中心弔分傳弔傷也音義飄符遥反又必遥反喿本又作臮匹遥反疏傳正義曰迴風為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傳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音義亨普庚反注同煮也溉本又作概古愛反釜符甫反鬵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音才今反滌庭歷反疏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鬵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為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廪人溉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鬵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箋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正義曰此詩為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為歸也箋正義曰上以亨魚為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注疏卷十三

毛詩注疏卷十三考證

檜風素冠章棘人欒欒兮○棘崔靈恩集注作慽欒說文作臠

隰有萇楚章○萇爾雅作長

匪風發兮章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臣浩按漢書王吉上昌邑王疏引此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王吉學韓詩此乃韓詩之說其義亦與毛傳同



顧瞻周道箋周道周之政令也○朱子辯序云周道謂適周之道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歐陽修曰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濮一之曰周道與大東周道如砥同諸說皆以道為道路然紬繹詩詞有思文武之道意當以古說為是

中心怛兮○怛王吉傳作憯顏師古注云憯古怛字也

毛詩注疏卷十三考證

毛詩注疏卷十四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曹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音義蜉音浮蝣音由疏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



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歸依

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音義楚如字說文作蘧蘧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螶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蟢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朝直遥反下皆同一讀下疏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朝夕字張遥反難乃旦反疏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已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修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憂之言我心緒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含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敺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敺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蝼者誤也箋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為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傳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傳息止也疏傳正義曰以卷耳朱苕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為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心之憂矣於我歸下同說音稅協韻如字疏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解閱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為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為修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為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傳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閱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皆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

縷麤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音義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同遠于萬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音義何何可反又音河祋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苟謁反殳市朱反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弗紱服謂之芾沈又甫味反朝直遥反下在朝同緼音温何烏本反赤黄之色黝於糾反黑色珩音衡上時掌反疏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止為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祋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不宜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說文云祋殳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吉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為候人故以官言之桓二年左傳云哀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晓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

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音義鵜徒低反洿音烏一音火故反稱尺證反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具箋傳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鵝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



也箋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傳味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音義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又尺税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媾古豆反疏傳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傳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音義薈烏會反蔚於貴反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孌力轉反少詩照反疏正義曰言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即接數為喻天若無大雨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箋正義曰以經雅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薈蔚雲興者是小雲之興也傳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孌為

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孌兮而下句云總角丱兮丱是幼稚故傳以婉孌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音義



鳲音尸本亦作尸　疏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音義

秸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暮下上時掌反　疏正義曰言有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七兮鳲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刺曹君用心不均也傳正義曰鳲鳩秸鞠釋鳥文鳲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為然無正文箋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傳正義曰如結者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為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音義騏音其纂文也說文作璂云弁飾往往置玉也或亦作璂璂音其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鳲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為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之璂以玉為之餘同傳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

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逢中也璂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止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師無玉璂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士之皮弁無玉璂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音義忒他得反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傳正義曰忒疑釋言文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箋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詁文非為州牧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音義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莊巾反

鳲鳩四章章六句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音義治直吏反刻音克疏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傳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愾我寤歎念彼周京箋云愾歎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

先王之明者音義浏音列浸子鴆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溉古愛反著音尸愾苦愛反說文云太息也音火既反覽音教疏正義曰浏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也稂非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寢寐之中覽而歎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浏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稂本故以苞為本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荑疑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箋正義曰以序



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若是童粱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歎息之聲是愾為歎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浏彼下泉浸彼苞蕭傳蕭蒿也愾我寤歎念彼京周音義蒿好刀反

浏彼下泉浸彼苞著傳著草也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傳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音義芃薄工反又薄雄反膏古報反郇音荀下同勞力報反朝直遥反疏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



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箋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輒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下二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注疏卷十四

毛詩注疏卷十四考證

曹風蜉蝣章采采衣服傳采采衆也○李樗曰毛以采采為衆多不如程氏以為華飾見其好奢也

蜉蝣掘閱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李光地曰掘閱者掘然而飛僅閱朝暮言其突現也

侯人章何戈與祋○祋禮記注作綴







毛詩注疏卷十四考證

謹案卷十二第二頁前八行疏明此子正斥幽公刋本正訛止今改

第四頁後七行疏序云男女棄業刋本女訛子據序改

第六頁後七行箋刋本訛傳今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疏今定本為誰昔刋本今訛合今改

後六行疏此鶉聲惡刋本聲惡訛惡聲今掇正



第十七頁前二行傳刋本訛箋今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音義下乘駒刋本駒訛驕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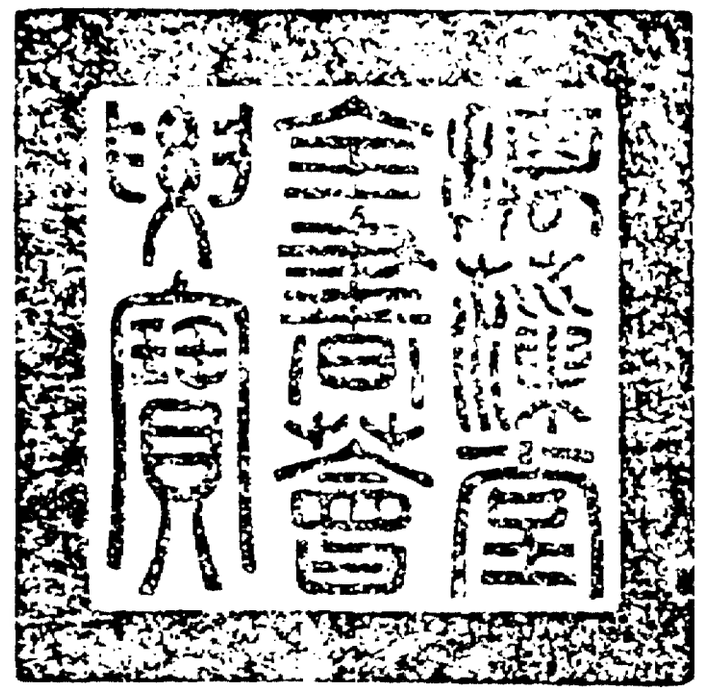
卷十三第九頁前一行疏故刺之刋本刺訛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飄風發發刋本風訛飄今改

卷十四第四頁後五行疏止為彼候迎賔客之人今刋本止訛正今改

第五頁後五行衮冕黻珽刋本珽訛廷據左傳改

第九頁後五行音義往往置玉也刋本置訛冒據經典釋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俞　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五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國風

### 豳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音義王于況反又如字下同疏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



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令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令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

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避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禦一年之饑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為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蘩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繅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



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為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薁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盛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其失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

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氷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毛鄭注雖小有異大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音義觱音必說文作畢發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颲颲褐音曷以毛為布也耜音似饁尖輒反野饋也



字林手劫反畯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饎尺志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愧反饟式亮反又為于偽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豳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

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辯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者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之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葽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戲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正義曰毛布用毛為布令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事絲蠶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傳正義曰于訓於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令言豳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鬼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嚴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之以豫何獨田畯之尊

不可為之設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箋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音義離本作鶩又作鸍同力知反稺直吏反本亦作稚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殆音待疏正義曰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桑稺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



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豳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墻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墻下之意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遇春暄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禍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為生之始然則胎殆義同故為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豳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豳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畢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豳國之

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為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感發之類是迎氣又歌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為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蹈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酒釀酒亦為豳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為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名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為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為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雅成為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為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其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傳亂為萑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傳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蕗桑也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東而采之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音義萑戶官反葦韋鬼反亂五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勑六反下同條他彫反注條桑同又如字沈暢遥反斨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宜反蠶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蕗徒奚反鵙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疏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東彼女桑而采之謂桑樿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東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繒則染為玄則染為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為公子之裳也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

黄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蕢藍蘭樊光云蕢初生蕙息理反騂色海濱曰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蕢長大爲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裳故云自始至成也傳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此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也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東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東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傳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鶞鶞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玄入數禮無



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終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易下繫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黄故玄以爲衣黄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黄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箋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黄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温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温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温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温耳孫毓

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亦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狸云爲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蜩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音義葽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郭反隕于敏反蘀音託蜩音唐墜直類反萯音婦貉戶各反獸名貍力之反獸名搏音博舊音付自爲于僞反纘子管反豵子公反豜古牽反疏正義曰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豜於公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傳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爲不實秀爲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葽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蜩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蜩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箋正義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葽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爲一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知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

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蔞與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蔞草故云物成自秀蔞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正義曰于謂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為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草春獻之注云皮草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箋正義曰以經狐貍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為正女功皮裘為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正義曰纘繼功事皆釋詁文豵入私豜入公則豜大豵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曰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為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箪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音義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蝑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穹起弓反窒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窻也墐音覲牖音酉箪音必曰音越為音于偽反一讀曰而實反疏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為如字漢書作聿為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之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牖墐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已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傳正義曰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蝗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蚣蝑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

曰樗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正義曰窐塞釋言文以窐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鄉牖屬北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篳戶儒行注云篳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傳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穟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音義薁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棣大計反蘡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刀反釀女亮反瓜古花反字或加草非苴七餘反荼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穟素感反

疏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煑乃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薁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爲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正義曰釋詁文介左也言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鬱下及棗總助男功穫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爲正男功果實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傳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爲

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築場圃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箋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



功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音義 場直羊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陽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麥後種先熟曰稑困卯倫反上時掌反注同索素落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亟紀力反定都佞反

疏 正義曰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以豳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修廬舍美農人趨時也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傳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畽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烝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爲茹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相傳



爲然無正文也箋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曰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既納囷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傳正義曰綯絞釋言文李巡曰綯繩之絞也乘升者乘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箋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獲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音義鑿在洛反冲直弓反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䧹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草非腹音福覿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遥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滌廷歷反埽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縮所六反閒音閑躋子奚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光觥虢彭反本亦作觵疆居良反或音注爲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毛以爲豳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冲冲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爲殺羔羊也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豳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竟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殽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

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太蔟二月律中夾鐘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太蔟爲律夾鐘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太蔟用事箋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下臣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



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爲此頒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此已破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啟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章蠶績裳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傳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束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名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

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特牲體謂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圜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傳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竟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箋正義曰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太學也知在太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俱爲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太學黨正飲酒爲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音義鴟尺之反鴞于嬌反鴟鴞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疏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箋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

鴟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興也鴟鴞鸋鴂也無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音義鸋乃丁反郭音甯鴂音決鸋鴂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太平音泰孺本又作孺如住反誚在笑反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疏正義曰毛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修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祖父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傳正義曰鴟鴞鸋鴂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

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桑飛或謂之襍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是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為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為愛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為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箋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音義迨音待徐又敕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檄桑皮也音同綢繆上直留反下莫侯反恚於季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修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大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當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鄭以為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

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絶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絶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絶之也傳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為剝也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正義曰箋以此為諸臣諮請故亦為興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傳拮据檮桀也荼萑苕也租為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音義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捋力活反荼音徒蓄勑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瘏本又作屠音徒檮京劇反本作戟檮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萑音丸苕音條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檮桀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為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



室乃為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為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已所以勤勞為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為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正義曰說文云檮持檮桀謂以手爪桀持草也七月傳云亂為萑此言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租為也瘏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瘏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手予所捋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又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瘏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瘏謂盡病苦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為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謂我未有室家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傳翹翹危也嘵嘵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音義譙字或作燋同在消反徐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列反下同翹祁消反漂匹遥反曉呼堯反愬音素疏正義曰毛以為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修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曉曉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曉曉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敝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曉曉曉曉喻告訴之意也傳正義曰譙譙殺消消敝者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本消消作翛翛也翹翹危曉曉懼者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曉曉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曉曉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音義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縢徒登反別彼列反伸音身疏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蓏等物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掃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昏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惟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

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傳慆慆言久也濛雨貌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蜎蜎



蠋貌桑蟲也烝實也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音義慆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為于偽反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鄭注周禮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為繣結於項中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下同蜎烏玄反蠋音蜀烝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敦都回反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慆慆然久不得歸既同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蜎蜎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傳正義曰辟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

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而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繩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枚為細物也箋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鬬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正義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窴釋言文彼作塵箋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窴也故轉窴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窴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傳果



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音義臝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交反郭音蕭町他興反或他頂反字又作打音同畽本又作疃他短反字又作墥熠以執反燿以照反栝古活反委沈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踦起宜反今詩義長踦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燐洛刃反字又作蟒螢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緊於兮反又作翳疏傳正義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踦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畽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

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本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傳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音義鸛本又作鸛古玩反垤田節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埽素報反蟻本亦作蛾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拚甫問反敦徒端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蓼力菊反聚薪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瓣盧遍反又白莧反說文云瓜中實也沈毛以為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薄閑反疏正義曰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閒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瓣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



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傳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然則螘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溼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璣疏云鸛鵲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衆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皁裙又尼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正義曰瓜之瓣有苦者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駁白曰駁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傳

縞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傳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音義為于偽反樂音洛下同駜邦角反褘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鴆反帨始悅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駜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正義曰黃白曰皇駵白曰駁釋畜文舍人曰駵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駵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駵白曰駁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舍人言駵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駵赤色也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縞縞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褘為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縞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縞為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縞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縞則縞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傳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常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音義惡烏路反注同疏正義曰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

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音義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銎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銎曲容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樂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正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為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



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令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箋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徙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

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傳吪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箋云嘉善也音義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云木屬吪五戈反又作訛疏傳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銶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吪化也釋言文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傳遒固也箋云遒斂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傳休美也音義銶音求徐又音蚪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遒在羞反徐又在幽反休虛蚪反疏傳正義曰遒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犎音義同是遒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音義柯古何反朝直遙反注及下篇同疏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啟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

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音義柄彼病反取七喻反本亦作娶疏正義曰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為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以為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為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覯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正義曰傳以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為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國而王不知故刺之箋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為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雝蔽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箋云覯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音義覯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士戀反樂音洛說音悅疏正義曰毛以為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

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籩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言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已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已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恕物言周公能為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正義曰箋以為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為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傳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列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正義曰覯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令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音義罭本亦作罭于逼反疏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臣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政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衮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縷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音義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縷子美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總罟音古今江南呼縷罟為百囊網也衮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九罭之中魚乃是鱒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

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傳正義曰釋器云繅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繅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鱒似鯉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鰟陸璣疏云鱒似鯉而鱗細於鯉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繅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袞故云袞衣卷龍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音義鳧音符鷖烏兮反又作翳疏正義曰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為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住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為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周公未得禮者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近辭言之也箋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為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遥信故易傳以信為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傳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傳宿猶處也疏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傳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

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音義齋子西反本或作賣同疏正義曰毛以為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衮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王令齋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正義曰周公在東都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為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箋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音義狼音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作拔同王功于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愆起然反疏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怨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箋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為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為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為太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為難進退有難而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為太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傳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

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履赤舄几几然音義疊本又作疊丁四反又陟值反躐力輒反跲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玷丁簟反孫毛如字鄭音遜舄音昔屨俱具反絇其俱反遁徒遜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狼進前則躐其胡卻退則跲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為老狼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為太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為太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正義曰跋躐疊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疊也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跲蹎竹二反蹎即疊也然則跋與疊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躐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疊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載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箋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躐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臣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絇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舄色赤則絇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為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為太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履赤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音義疵才斯反疏傳正義曰瑕者玉人之有過故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卷十五





毛詩注疏卷十五考證

豳風七月章一之日觱發○觱發說文作滭泼二之日栗烈○烈董氏本作冽

箋疏吳志孫皓問○吳志當作鄭志王應麟云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獻豜于公○豜周禮注作肩

曰為改歲箋疏是過十月則改歲○臣宗萬按上二之日云卒歲蓋冬者終也以四時之終為歲終也始則以十二辰之始為始十一月建子子天正也有作始之義故以為歲始而曰改歲也

禾麻菽麥○許謙曰麥非納于十月也此蓋總言農事畢爾

其始播百穀箋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李樗曰此但是播百穀非祈百穀也

箋疏賔客食喪有祭祭祀○此句疑有衍字

鴟鴞章予唯音嘵嘵○說文作唯予音之嘵嘵

東山章熠燿宵行傳熠燿螢火也○臣浩按爾雅埤雅古今注皆以熠燿爲螢名與毛傳合宵行即曹植所謂夜飛者也先儒乃以宵行爲螢名葢因下章有熠燿其羽之文故耳然熠燿其羽亦言其羽之鮮明若螢之光如桑扈所謂有鶯其羽是也

皇駁其馬○皇爾雅注作騜



破斧章四國是皇○皇齊詩作匡

伐柯章伐柯伐柯○孔叢子作操斧伐柯

九罭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臣宗楷按朱子語錄曰寬厚溫柔詩教也如今人說九罭詩乃責其君之辭無復寬厚溫柔之意故易爲東人願周公留之詩然古說謂西人願公速歸朱注謂東人願公少留民之愛公固無東人西人之異說雖不同其爲美周公則一也

狼跋章赤舄几几○几几說文作㞷㞷按㞷固也說文當別有所據

毛詩注疏卷十五考證

謹案第十五頁後二行疏草謂之榮刊本草訛華據爾雅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遂以獮田刊本獮訛稱今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箋十月定星將中刊本十訛七據疏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音義曰音越或人賈反諸本人訛入據經典釋文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音義難乃旦反諸本乃訛及據經典釋文改

第五十三頁後七行箋是是東都也刊本是訛以據宋本改

第五十六頁後一行疏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刊本頷訛領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六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雅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音義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



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飲於鴆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疏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

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比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賴蕭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音義呦音幽苹音平蓱本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之藻藻音鄭作寘之豉反行毛如字鄭胡郎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寘之豉反行毛如字鄭胡郎

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呦呦然為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已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已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食之傳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



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為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為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為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亦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正義曰苹蘋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為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正義曰所以行幣帛者序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云將其厚意則將為行厚意此厚意於賓之義也箋正義曰書曰篚厥玄黃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周禮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周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正義曰周至行道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以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日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



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故易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傳蒿蔞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傳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傳敖遊也音義**蒿呼毛反蔞去力反字林作蔞同本或作牡蔞牡行字耳視音示恌他彫反傚胡教反愉他侯反又音踰**疏**正義曰言文王

有酒殽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遨遊也傳正義曰蒿蔟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蔟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蔟陸璣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蔟也本或云牡蔟者牡衍字牡蔟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箋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云視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為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為此示字因改視為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臾說文訓為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偷若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為至道至註詩後更為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為旅時語古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傳苓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音義苓其今反說文云蒿也樂音洛湛都南反字又作耽夫音扶疏傳正義曰苓草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音義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疏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音義騑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倭遲韓詩作倭夷朝直遥反盬音古思息嗣反疏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傳正義曰此勞使臣之辭明愍其勞苦故以騑騑為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耳非適王畿也故鴇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者謂令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也傳以靡盬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啟處將父將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馬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



馬黑鬣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音義嘽他丹反駱音洛喘川兖反鬣本又作鬣力輒反本亦作髦音毛跪求毀反郭巨几反沈堪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疏傳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注引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乃行又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啟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啟處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愨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傳將養也音義翩音篇鵻音隹本又作隹栩況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鴀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愨起角反養以尚反下注同一音如字疏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愨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正義曰釋鳥



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令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孝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鵻鳩也箋正義曰言愨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愨謹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傳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音義杞音起枸音苟本亦作苟同檵音計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傳駸駸驟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箋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有情也音義驟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諗音審疏正義曰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為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



故再言之箋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

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音義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也一本作不辱君命疏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



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勑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次也序以言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之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勑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勑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音義煌音皇又音晃駪所巾反疏正義曰此述文王遣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馳驅訪善也傳正義曰皇皇猶煌煌者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為宜故猶之每雖懷和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為雖懷為和而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



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言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懷之義明魯語所引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解傳中和為忠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

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駪駪為衆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揔戒勑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揔勑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勑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衆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覩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箋云如濡言鮮澤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傳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音義駒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咨本亦作諮諏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馬傳正義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惟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常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後耳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為謀音義騏音其忍音刃易夷豉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為度音義沃烏毒反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傳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音義駰音因詢音荀疏傳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諏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為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勑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常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一通彼五者為六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德不與常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又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名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音義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



放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章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如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飲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飲禮異飲以非常事燕主猴心故言燕以兼飲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名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於墻外禦其侮則此

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名穆公見屬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名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名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名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名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名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

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柎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閒常棣之言為今也箋云閒常棣之言始閒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音義**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柎方于反韡韡常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唐棣棣移音以支反又是兮反案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不柎同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柎亦作跗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柎言常棣之華與鄂柎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

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燿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柎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柎柎為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柎連則鄂柎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傳正義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為常棣之歌為來今是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傳威畏懷思也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傳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音義怖普故反裒薄侯反疏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助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傳況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音義脊井益反亦作即又作鶺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鴒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疏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又餘照反處昌處反況或作兄非也嘆吐丹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正義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鶉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傳鬩狠也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

巳者古聲填寘塵同音義閱許歷反牆本或作廧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比從左傳及外傳之文狠戶墾反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火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寘塵同疏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閱狠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比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音義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琢陟角反疏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讌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為公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音義儐賓胤反飫於慮反朝直遥反樂音洛下皆同孺本亦作臑如具反疏正義曰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為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欣樂且復肖內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正義曰此解飫為私之意也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

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鬒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傳翕合音義好呼報反應應對之疏正義曰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內外應和胡卧反翕許急反湛啟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倣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



湛又以盡歡也箋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餕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



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后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傳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傳究深圖謀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音義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奴亶都但反疏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怨闋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正義曰上云妻子和合子即此

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雅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燕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及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於治內之篇故為此次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傳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傳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音義丁陟耕反嚶於耕反喬其驕反鄉本又作鄉同許亮反復扶又反相息亮反注同矧尸忍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

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為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興為異耳傳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經訓興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謔謔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鳴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為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釃酒文連伐木是酒為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興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傳許許柿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箋云此言前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人飲酒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傳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灑掃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咎過也音義許沈呼古反釃徐所宜反又所餘反

葛洪所寄反謂以篚盪酒盪音鹿蕢音敘又羊汝反柶
孚廢反又側几反數素口反濟思叙反籩直呂反於如
字舊音烏槃米旦反洒所懈反徐所寄反婦素報反饋
其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懈反擯本又作拼甫
問反食音嗣

疏正義曰毛以為伐木其柶許許然故鳥驚而
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修也此
所興切磋之故舊今以篚釃其酒有蕢然而美與之燕
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
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
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
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槩然洒埽其室庭
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腯之牡以召
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
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以嚮
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
之事也餘同傳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柶貌上
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
聲而有柶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濟者筐竹器也藪草也
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因
釃言濟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
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畜云未成羊
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
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
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
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
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
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
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
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
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
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
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



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
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
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
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
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
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
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
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
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
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
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
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
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
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
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
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
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
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
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
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
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輩
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
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
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
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
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
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
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年並事康
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
王孫年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
康叔之辭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

康叔後或為州牧燮父王孫年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燮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與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箋正義曰此有酒有殽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烹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殽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殽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謂為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器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殽醾酒為燕禮此為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殽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醾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烹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殽也但於肥殽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粲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亦燕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傳衍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傳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箋云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音義餱音侯爾雅云餱食也愆起虔反訕所諫反餱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湑本又作醑思叙反酤毛音户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泲子禮反坎如字說文作轗音同云舞曲也蹲七句反本或作墫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為于偽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迨音待閒音閑疏正義曰毛以為伐木于阪

以鶯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令以筐釃其酒有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滑沛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滑酒矣言已率有閒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于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箋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愆上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燕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頍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愆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反可以恨兄弟乎定本恨作限恐非也傳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箋正義曰兄弟陳王



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己而作故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見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音義下下俱戶嫁反注下下及下臣同疏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咏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傳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

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傳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汝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音義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疏正義曰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王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為盡厚天下為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為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



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傳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音義戩子淺反汲已及反疏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且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為汝所授福祿之人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箋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音義縱足用反長張丈反疏傳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嵌大名為陵箋正義曰委積高大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者以遺人掌米粟有



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傳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音義蠲古玄反舊音圭饎尺志反享許丈反禴本又作礿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丞反盩直留反周太王父名諸居良反嘏古雅反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毛以王既為天安定己民事已成乃善絜為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

為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嘏于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俱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為先公言為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正義曰謂將祭祀者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正義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礿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礿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礿祫志云王制記先生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祫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礿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礿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周公謂后稷至諸盩厔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

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為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已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為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故省文以究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厔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厔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司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盩太王父也一上一下司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厔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為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為事箋易之為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為事箋易之為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傳弔至詒遺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傳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音義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樂音洛徧音遍疏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為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徧皆為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傳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音義恒本亦作絙同

古鄧反沈古桓反騫起虔反

疏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箋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半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組字作恒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箋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音義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獫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難乃旦反注皆同將子亮反率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杕大計反

疏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勑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而遣之不特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為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為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揔序往反六章皆為遣戍役也以王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箋正義曰

西方曰戎夷是揔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但往則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

遣戍役以薇為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劉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輩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久柔為初始生耳若對作止又柔在作後矣與鄭肥肥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傳薇菜作生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晚之也音義重直用反下重叙同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疏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戍役期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以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人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而怒宅也箋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解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秋故也集本定本蓋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而並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恤以道雖久不用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戴以為法然若出

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脆之時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音義脆七歲反脆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疏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葦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汝所以憂心烈烈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示知其意也箋正義曰脆脆之時定本作胞胞腴之時傳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緜箋云小聘曰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為大小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傳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傳疚病來至也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音義少詩照反忍音刃坤本亦作巛困魂反疚久又反疏傳正義曰陽歷陽月者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箋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馬知為嫌者君子受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緜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憮之憮古書家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潕潕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憮於無陽為心遺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左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云此言

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傳業業然壯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音義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薾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說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對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



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正義曰君子謂將率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三有勝功者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猶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攻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傳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芘倚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傳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音義騤求龜反倚其綺反舊於蟻反弭符非反芘必寐反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彆說文方血反又遑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日音越又人栗反彆音景疏正義曰毛以為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

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為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獵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腓辟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庇也文七年左傳云公族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弦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箋正義曰弭弓反末彆者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云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矢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道遲遲載渴載饑傳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饑猶渴言至苦也我心傷悲莫知付反霏芳非反說音悅疏正義曰此遣戍役豫叙得還之日揔述往反之辭汝戍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饑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正義曰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序出車勞還率也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音義出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疏正義曰作出車詩者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章別行每行將帥同發

也三章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旐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繆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廻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倒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傳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音義牧音目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裝側良反本又作莊

疏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為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令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汝聞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有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傳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廄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廄者是也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馬箋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為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為將帥出車纔訖王即命已為將將則將帥之車為已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傳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戎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具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御兼官其長者為戎僕小者為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傳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

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傳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音義旐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旗音餘旆蒲貝反隼息允反旒音留悄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慈遙反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疏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旐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旗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



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旐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如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傳正義曰龜蛇曰旐及下傳云鳥隼曰旗交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美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為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為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旗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傳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



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音義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近之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疏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往朔方而築壘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旂旐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為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為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亮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正義曰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郜邑皆謂之城

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傳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音義雨于付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叙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其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閒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箋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戍玁狁也既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音義喓於遥反趯吐歷反螽音終躍音藥鄉許亮反或作鄉音向興許磨反忡勑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疏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喓喓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戎西戎而平之箋正義曰知草蟲鳴晚秋之時以所見興者以來桿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謁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傳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傳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音義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蘩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疏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采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



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為三月采蘩為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序杕杜勞還役也箋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傳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箋云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音義睆華版反字從白或作曰遑蕃音煩閒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疏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閑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傳室家踰時則思音義思息嗣反又如字疏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音義檀徒丹反幝尺善反又敕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繟音同痯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疏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上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者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令幝幝然敝所乘四牡之馬令痯痯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正義曰此類



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傳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孚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音義疚居又反繇直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 杕杜四章章七句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箋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音義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疏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

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以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言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是故並見也經六章皆陳魚多酒旨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言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于罶鱨鯊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音義罶音柳鱨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音沙亦作魦今吹沙小魚也鮀也鮀待何反大音泰暴蒲卜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軟達反又他末反漁音魚一本作獵同取魚也罶音畏麛亡兮反本或作麑同卯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勒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疏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傳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鱨一名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鮮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由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風暴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禦鄭云謂建亥之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遣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

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然則十月而斧斤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掇神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掇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爵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表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月令云鳩化為鷹而爵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爵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為十月事也言爵羅設者說文云爵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逆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匝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麛麑鳥翼穀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其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為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匝也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為盡物也庶人不揔罟謂罟目不得揔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揔作綫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雀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正義曰吉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吉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言多且吉五章云物其吉矣三章言吉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為物若酒則人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吉且有皆是魚也

魚麗于罶魴鱧傳鱧鮦也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酒多而此魚又美也音義鱧音禮鮦直冢反疏正義曰釋魚云鱧鮦舍人曰鱧名鮦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鱅或作鱧鮦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鮦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鱅者定本鱧鮦與鱅音同

魚麗于罶鰋鯉傳鰋鮎也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音義鰋音偃郭云今鰋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為鮧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為鮦鱧為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鮮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遂世移

耳疏傳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醴鮵一魚郭璞以為鰋鮎鱧鮦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敘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音義陔古哀反養餘尚反此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縣音玄編必先反見賢遍反疏

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箋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揔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令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



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又解經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敘得存也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

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毛詩注疏卷十六





毛詩注疏卷十六考證

小雅鹿鳴序燕羣臣嘉賓也○陸圻詩經吴學曰鹿鳴之詩周公有憂患之心而作蓋周初建千八百國尾大枝繁慮無以弭卒然之變故特假筐篚酒醴以招來之此燕樂之中直寓奬勸之術有深謀而非細故也如第以為君臣燕饗之文恐於鹿鳴本旨未能發其全耳

四牡章嘽嘽駱馬○嘽嘽說文作㾓㾓漢書注作驒驒

皇皇者華章駪駪征夫○駪駪楚辭章作侁侁說文作莘莘

天保定爾章吉蠲為饎○吉蠲周禮疏及大戴禮注作絜蠲說文饎或從熙或從米

出車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臣浩按蘇轍曰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乃為文王不得為紂李樗曰從毛氏之說以王為殷王則與序不相合若從蘇氏之說以王為文王夫文王未嘗生時稱王不應

文王之時作此詩也朱子闕其時世而以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為周王當已

又傳南仲文王之屬○臣宗萬按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之臣有南中中仲古字通用意班固以為南中也又按漢書傳以采薇為懿王時詩出車與六月俱為宣王時詩







毛詩注疏卷十六考證

謹案第十九頁前三行箋不當作桧刊本桧訛拊下同並據說文改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疏顒顒印印刊本印訛卬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六行疏國君友其賢臣刊本其訛共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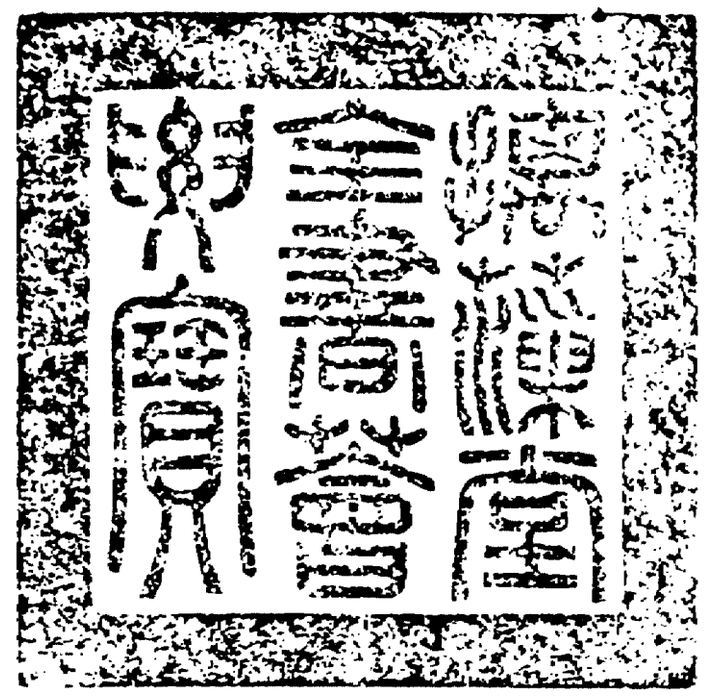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頁後七行音義餱尺志反刊本尺訛尸據經典釋文改



第四十七頁前七行箋此言戎車者諸本戎訛我據疏及上章經文改

第六十頁後一行傳鰭揚也刊本揚訛楊今改

第六十五頁前六行疏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諸本脫立字磬訛鼓樂訛歌據儀禮改補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七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音義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大平故亦並為正也樂與之樂音洛又音岳徐五教反序文同大音泰後大平皆同朝直遥反下注同燕樂之樂音洛下注皆同疏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篧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

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音義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宇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篧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樂音洛協句五敎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疏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者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為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為如也不言烝為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為思遲之極若以為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君子斥時在位者鳧鷖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為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賢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為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傳衎樂也音義汕所諫反樔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樔側交反字或作罩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力到反衎苦旦反疏傳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音義樛居虬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虆同下遐嫁反疏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音義翩音篇鵻音佳本亦作佳復扶又反下同疏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



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辭燕又燕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不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鵻鳥為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址音義為如字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傳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音義萊音來夫音符樂上音岳下音洛疏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



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為蔽罔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音義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音義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傳栲山樗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傳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音義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居反檍音憶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傳枸枳枸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傳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音義枸俱甫反楰音庾楸屬枳諸氏反耇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疏傳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音義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間古莧反疏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以彼類之當在名南但名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

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録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録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録之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音義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疏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雖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馬周禮注據爾雅下文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馬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為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為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為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舉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

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為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為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瀼兮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瀼瀼然蕭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音義瀼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為于偽反朝直遥反見賢遍反下燕見同

疏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瀼瀼然盛兮以文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亀為瀼瀼也瀼瀼露在物之狀故為蕭上露貌箋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傳瀼瀼露蕃貌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傳龍寵也箋云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傳爽差也音義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被皮寄反



疏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傳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傳豈樂弟易也箋云孔甚燕安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音義泥乃禮反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豉反

疏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

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豈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傳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音義濃奴同反又女龍反鞗徒彫反沖直弓反徐音同又音敕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疏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為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



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從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車疾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音義湛直減反疏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言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

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雖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早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傳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音義晞音希厭於鹽反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渫息列反疏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巍峩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閒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興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箋正義曰露之所霑



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渫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音義 飲桓之飲於鴆反 疏 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



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疏 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傳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音義 椅於宜反木名也陔古哀反字亦作祴音同戒也 疏 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音義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餼火既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疏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



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穀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玈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鄭亦首章為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傳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音

義弨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飲於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傳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玈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玈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玈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同異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玈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玈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玈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玈弓為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甚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玈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為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之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傳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音義樂音洛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疏傳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燕是也箋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

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為醻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傳櫜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好說也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音義櫜古刀反韜本又作弢吐刀反弓衣也好呼報反說音悅醻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疏箋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觶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觶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傳訓醻為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音義菁子丁反莪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音洛下并注同選雪戀反疏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為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為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太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為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為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為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疏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



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箋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傳喜樂也音義沚音止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疏箋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己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傳楊木為舟載沉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



休休然音義汎方劒反休虛虬反美也疏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

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音義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蓄勑六反隊直類反夏戶雅反疏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

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嘗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傳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音義棲音西飭音勑依字從力修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方以為脩飭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閱音悅熾尺志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王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為簡閱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



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箋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韎皮為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傳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音義比毗志反齊同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宣王之征所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令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己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



餘同傳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傳脩長廣大也顒大貌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傳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傳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音義顒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疏正義曰毛以為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



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

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音義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鎬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纖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徼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略反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作轚無股字以先之先蘇薦反陳直覲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徼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為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啟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傳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



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為北方耳箋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傳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緣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王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旗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綪茷旃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為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箋正義曰言徼織者以其在軍為徼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為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為緣畫為鳥隼又絳為旒書名於末以為徼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徼織也大傳謂之徼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



其制也徼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徼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牢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降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徼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旂雖有等差其徼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徼織亦緣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旂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旃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徼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徼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為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為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為號此唯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為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傳輕摯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音義輕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至大音泰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為壯健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傳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音義飲於鴆反注同烏白交反徐又甫交反鼈畢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疏正義曰毛以為吉甫逐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烏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為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為異餘同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音義芑音起徐又求己反疏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傳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音義菑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菑畬音餘涖本又作莅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錢面反餘也又徐薦反奭許力反茀音弗鞗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疏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人須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名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

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為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脫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鷹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

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采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菑也鄭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鄉所也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音義軝祈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瑲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羊反芾本又作茀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瑲本又作創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字疏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

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正義曰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黃朱芾者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箋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搢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音義鴥唯必反鉦音征說文云鐃也又云鐲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闐徒顛反長張丈反下之長同疏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乃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于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為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鵰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

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璣疏云隼鴟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傳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傳元大也五官

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云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音義蠢尺允反爾雅不遯也訊音信嘽吐丹反徐音他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音皮疏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遯之蠻荆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列國之大尚致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正義曰蠢動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遯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謙遯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箋東都王城也音義攘如羊反除也却也竟音境械戶戒反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之復扶又反選宣兖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疏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修治故能外平强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境土是為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背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



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頒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頒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傳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音義豪戶刀反依字作毫也龐鹿同反徐扶公反疏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强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强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

為檝間容握驅而入轝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音義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芟魚廢反褐音曷檝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闌轝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射食亦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緌而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之甫舊音晡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異耳傳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槛質以為門中之闌間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則芟草為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為二表又北百步為三表又北五十步為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

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楫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東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箋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箋云于曰也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音義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搏音博舊音傅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讙譁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傳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箋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為往無為曰者箋以為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為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為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也音義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疏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言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

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音義決本又作夬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㧞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箋正義曰傳以佽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是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音義猗於寄反又於綺反舍音捨椎直追反疏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駃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箋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為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傳言不讙譁也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髃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音義讙音歡又音喧譁音花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髀射食亦反

下射左髀同腢本亦作髃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絜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脾本文作髀方爾反又蒲禮反謂股外髃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縢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髃音羊絡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子淺反

疏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以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腢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音義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讙呼端反又作諠譁音花去起呂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箋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馬疏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音義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為之為于偽反疏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鹿鹿麌麌傳鹿牝曰鹿麌麌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麌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音義鹿音憂麌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麌麌羣口相聚也牝類忍反徐扶盡反又扶允反麌本又作麋俱倫反復扶又反沮七徐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鹿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麌為獸名為異耳傳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為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

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也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箋正義曰釋獸云麎牡麌牝麋是麎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麀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麎或作麐或作麋是為麋牡曰麌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麐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麋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麋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儦儦俟俟或羣或友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音義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麋音辰郭音脹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麋亡悲反儦本作麃又作爆表嬌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射食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既而驅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麋餘同傳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視於羣其數宜少



易損卦六三云二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驅禽之左右者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駟騱箋云奉是辰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牝曰豝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音義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户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光中張仲反疏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也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箋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言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

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注疏卷十七

毛詩注疏卷十七考證

六月章我是用急○鹽鐵論作我是用戒

采芑章朱芾斯皇○芾白虎通作紼與車攻作赤紼同

嘽嘽焞焞○焞焞漢書作推推

車攻章東有甫草○甫草文選注作圃草後漢馬融傳注作圃草

吉日章儦儦俟俟○儦儦說文作伾伾漢書作駓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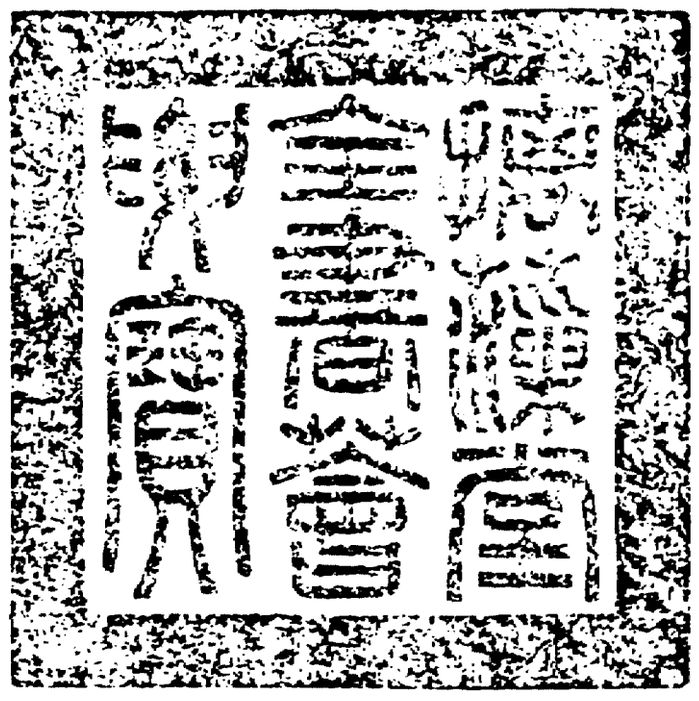
毛詩注疏卷十七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疏而車牽箋云刋本牽訛牽
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疏州十有二師諸本十有訛有十
據尚書改正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音義缺苦悅反諸本苦訛若
據經典釋文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音義熾尺志反諸本尺訛反
據經典釋文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疏故劉向曰諸本訛故知嚮
日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二行疏綪茷旌旌亦旆也綪訛備
據左傳改
第四十六頁後五行疏間車軌之裏諸本間訛闌
軌訛軌據注改
第四十七頁前四行疏萊芟除可陳之處諸本萊
訛乘據周禮注改

第四十八頁前六行疏此時王仍未至東都諸本
東訛本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小雅

鴻鴈之什

### 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音義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林冰反篇内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

疏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宫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句是也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叙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音義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矜棘冰反喪息浪反令力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傳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墟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

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謂貧窮者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賙餘之賙謂與之財餘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餘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餘則鰥寡亦賙餘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餘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傳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音義垣音袁堵丁古反究居又反疏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于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丈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傳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傳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音義磬本又作敲五刀反聲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音義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遥反下皆同疏正義曰因



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箋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音義其音基辭也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



七羊反或本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鑣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疏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

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音義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皙之世反噦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艾所銜反先悉薦反疏箋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傳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音義鄉許亮反字又作嚮煇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巨幾反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序沔水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音義沔緜善反徐莫顯反疏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代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為善也箋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此諫君獨言規者君亦取恩親之意



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宗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音義朝直遥反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文同歟惟必反隼息尹反疏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强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歟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



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强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音義湯失羊反復扶又反蹟井亦反弭彌氏反疏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强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鴥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

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傳懲止也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鴥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



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侯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箋正義曰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鶴鳴誨宣王也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音義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疏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傳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



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他山喻異國音義皐音羔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見賢遍反治直吏反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蘀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遥反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礪石也字林同乎故反琢涉角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

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薜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為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興興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箋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寂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攻錯也

音義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殼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薜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疏傳正義曰以上檀薜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鶴鳴二章章九句

序祈父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音義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疏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箋正義曰下傳以圻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面削其地賊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子王

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音義𠷎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當為之為于偽反下毋為同疏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



傳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在

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注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底至也音義底爪履反

祈父亶不聰傳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音義亶都旦反供九用反養羊亮反疏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留賢也音義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馬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繫烏分反疏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音義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縶陟立反徐又丁



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遥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絆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縶其靷也箋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音義藿火郭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音義樂音洛遁字又作遯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待洛反已音紀訣音決疏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其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音義毋禁俱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疏正義曰言有乘



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傳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馬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馬逍遥及於馬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也箋正義曰毋愛女聲音定本集注皆然

##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黃鳥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音義聯音連疏箋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音義啄陟角反妃音配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黄鳥黄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黄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傳諸父猶諸兄也音義栩況甫反



## 黄鳥三章章七句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疏箋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夫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太叔謂梁丙張趙說朝聘之禮張趙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賸是當時不備禮而

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傳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音義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樗勑書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



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為薪是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傳遂惡菜也箋云遂牛蘋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傳復反也音義遂勑六反本又作蓄蘋本又作蘋徒雷反疏箋正義曰遂牛蘋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蘋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傳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蓾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傳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音義葍音福蓾音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祇音支惡烏路反疏正義曰娶妻者



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為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葍一名蓾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

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音義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疏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修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修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興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箋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落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文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落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音義秩直乙反澗音諫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瘉羊玉反詬呼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山



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言時民殷衆者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稹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正義曰猶道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年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爰居爰處爰笑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音義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同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



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知已成其宗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

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仲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屏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

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居者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椓謂捶土也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音義閣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析縮所六反捶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勑周反引也從手留聲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于反鄭作幠無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箋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裾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捶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捶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捶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箋正義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



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傳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音義跂音企竦乘勇反棘居力反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草如字韓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洽反又子協反肘張九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草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草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為異耳傳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也箋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弭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

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草解其言草之本意傳正義曰躋升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

箋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

箋云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喟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喟喟然皆寬明之貌君子攸寧

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音義殖市力反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喟音謂呂忱云火光貌疏正義曰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喟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箋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



於高大之楹皆少長懷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為晝冥為夜快快喟喟為宮室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落之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傳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音義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簟音徐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寢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太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與否未可明也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

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卧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傳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文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箋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江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音義大音泰後大人同疏箋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大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



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讖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畫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音義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裼同璋音章煌音横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前夢熊羆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喤喤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室家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

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坐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王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裼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自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傳裼褓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唯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音義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褓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褓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為善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褓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婦人質無威儀也者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疏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

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謂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人祭祀為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呵而動其耳濕濕然音義犉本又作犖而純反濈本又作緝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六反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呵本又作齚亦作齞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齞為齤音齤傳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漏洩也疏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箋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黑毛色者三十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音義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何河可反又音河下及注同蓑素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餱音侯揭音竭又其謁反索色白反疏傳正義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稾車所載稾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此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

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麋曰薪細曰蒸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音義蒸之丞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疏傳正義曰騫虧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音義旐音兆旟音餘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溱側巾反疏正義曰牧人所牧既眼乃復為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為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澤及民觀彖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十八

庭燎章鸞聲噦噦○噦噦說文作鉞鉞

白駒章食我場藿○說文云藿未之少也公食禮云鉶

芼牛藿注云藿豆葉也藿與藿同

我行其野章不思舊姻○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斯干章西南其戶○李光地曰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

戶在東室戶偏東是西南無戶也尊貴者有東西兩

房則西南有戶特表出之以明為尊貴者之居較舊

說似更簡明

約之閣閣○閣閣周禮注作格格

載衣之裼○裼說文作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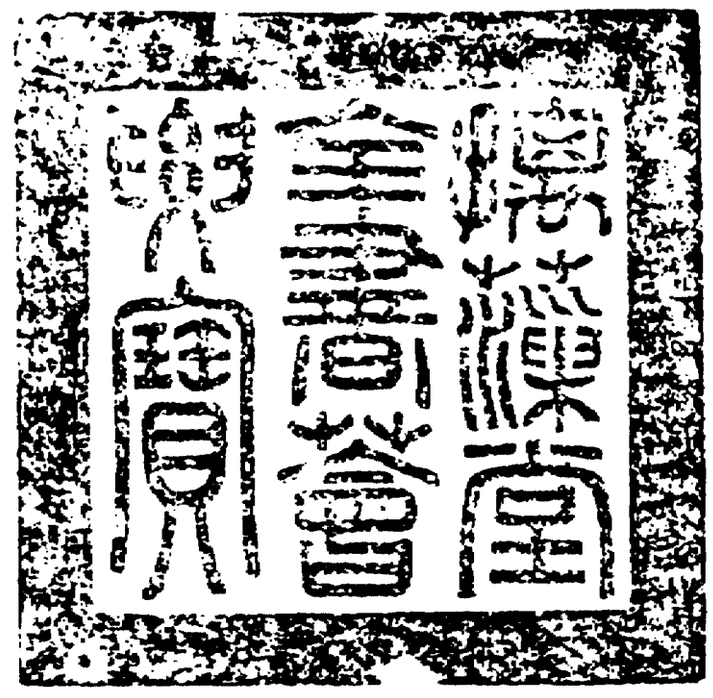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五頁前七行疏何休注公羊諸本注字下

訛衍云字今節去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 毛詩注疏卷十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 小雅

節南山之什

###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音義

從此至何草不黄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疏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



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録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

其官所以與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於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傳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燔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音義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㷊說文作㶋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卒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

**疏**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大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既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更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傳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㶋訓爲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倪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

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言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傳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音義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畎古犬反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疢勑覲反長張丈反憯七感反唁音彦服虔云



弔生曰唁疏正義曰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畎谷耳能實畎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畎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畎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畎說文云畎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畎引之則畎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畎禹貢曰羽畎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

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又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氐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傳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音義**氐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俾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又作手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胡轄反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大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政之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



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氐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氐本者毛讀從邸若四圭有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箋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傳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音義**勿毛如字鄭音末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瑣素火反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亞於嫁反膴音武**疏**正義曰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

人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之心用自清也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頃頃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事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近之餘同傳正義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止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箋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殆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己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姊妹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箋正義曰女子之夫爲壻釋親文幽土前娶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謟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之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訩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爲之愬之於天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音義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九六反訩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鬬之爭下皆同傚下教反屆音戒闋苦穴反易以豉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

疏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民之無所不爲皆化於上

也民既化上上爲惡惡亦當效上爲惡上爲善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正義曰傭均訟釋言文鞠盈釋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乘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乘爭也此皆民效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乘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鞠訟大戾箋正義曰釋詁云屈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今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鞠訟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乘爭故知心息是鞠訟也言民心不言鞠訟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傳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音義酲音呈疏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



肅言政不由王出也傳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箋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識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音義爲于偽反又如字蹙子六反又七歷反騁勑領反日而乙反縮所六反疏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有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興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但有大其領不肯自恣不

爲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然至狹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傳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鬬相殺傷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傳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乘爭本無大讐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

音義相息亮反注同矛亡侯反戈矛也懌音亦醻市由反說音悅下同已音以酢音昨　疏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既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讐集本云大辯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傳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音義覆芳服反長張丈反邪似嗟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



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疏正義曰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畧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傳家父大夫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音義父音甫爲于僞反訛五戈反畜許六反　疏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音義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云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傳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

者言我獨憂此政也音義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已音似爲于僞反酷苦毒反癙音鼠字林音恕痒音羊疏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三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



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來順之言由君急促大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訛偽也者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眞偽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傳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音義瘉音



庾長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同莠餘九反疏正義曰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此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傳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故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已故謂天下爲我也箋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

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傳惸惸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音義惸本又作煢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音圓圜土獄也難乃旦反下之難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惸惸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如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為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illegible]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傳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為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晝則役之夜則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性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illegible]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為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期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置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為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辜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

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被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王者爲亂夢夢然箋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傳皇君也箋云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音義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慮同朝直遥反下皆同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滕反韓詩云惡貌也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緊烏兮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其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傳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林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勝乘也者此傳甚畧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傳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傳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音義畀本又作痺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訊音信別彼列反疏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蓋猶以爲畀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訊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訊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傳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音義局本又作跼其欲反蹐井亦反徐音積說文小步也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倫峻反怖普故反呼火故反誣音無虺暉鬼反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螈音元疏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爲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蜴也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蜥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傳言朝廷曾無傑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間辟隱居之時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傳抗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

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音義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茂也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墝苦交反埆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閣音閑辟匹亦反抗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謷本又作敖五報反沈五刀反疏正義曰王政所以為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仇仇猶謷謷者以釋訓云仇仇謷謷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傳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音義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褒補毛反姒音似鄭云字也威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疏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為人之長何一然為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為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為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傳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音義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遠于萬反爾載之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憧待果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為喻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

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傳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箋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爲隳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員益也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音義員音云輻方六反屢力注反數音朔下同疏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益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喻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爲仍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傳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傳慘慘猶戚戚也音義沼之紹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若反易夷豉反見如字又賢遍反慘七感反戚千歷反疏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已爲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傳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大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獨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傳慇慇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音義殽戶交反比毗志反云本又作員音同慇

音殷又於謹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慇慇然痛也鄭以爲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合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然孤特自傷耳箋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傳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共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傳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傳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傳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音義**佌音此說文作佋音徙蔌音速窶其矩反一音慮夭於兆反又於遙反災也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疏正義曰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躬而無告爲上夭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唯天夭是椓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夭之夭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夭既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音義**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箋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

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辛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齒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



如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箋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音義**夏戶雅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之交會朔日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若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

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為異傳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日辛卯朔日即是之交為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馬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中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曰為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為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為金辰為木金應勝木木反勝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日辛卯自是所食之日知取金木為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為義如緯之意以辛壬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為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為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為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為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月即為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為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為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為差降也以正月為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為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為陰所侵故為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為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遇有可食之理故為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歷象為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遇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為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明春秋為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為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

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音義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

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音義 爗于輒反沸甫味反崒舊子恤反徐子綴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崔徂回反爾雅作厜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㕚五規反憯七感反亦作慘 疏 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駮駮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崒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



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子規反㕚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嵳峩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山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傅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音義 棸側留反蹶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餘贍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朝直遥反下同擅市戰反 疏 正義曰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棸氏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竝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

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聚蹶楀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强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大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音義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七供反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正義曰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背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盡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

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箋云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音義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



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鹽反憖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闇也彊其丈反疏正義曰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貧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憖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形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憖者心不欲強之辭也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故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偪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云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亦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主由人也音義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囂五刀反韓詩作謷孽魚列反噂子損反說文作僔云聚也沓徒答反背蒲昧反注同墮徒火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囂囂然

以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譖匿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屬王時爲異箋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人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椓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有羨我獨居憂**傳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箋云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傳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云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音義里如字本或作痺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羨徐箭反傚戶教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鄭以爲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 十月八章章八句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箋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政也音義正音政疏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音義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舍音赦一音捨淪音倫胥息魚反鋪普烏反王云病也徧音遍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絶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正義曰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箋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傳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傳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音義彘直例反勩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朝直遥反舊張遥反覆芳服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箋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與漢時不同傳正義曰勩勞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還還於王都箋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

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傳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於天疏箋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傳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



**大臣無念之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音義退徐音退本又作退曾在登反暬思列反憯千感反瘁徂醉反蓄勑六反餼許氣反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

謂蓄積不必朝夕之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柔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遐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爲排遐言其徒侶自排而遐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傳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劌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音義出尺遂反音毳休虛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劌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逆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



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劌微之言書傳注云劌切說文云劌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傳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音義迮側格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



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爲可使不稱已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從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

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傳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音義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爲于偽反距本又作岠音巨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



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還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遂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傳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音義旻武巾反下同疏箋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



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傳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傳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傳卬病也箋云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

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音義敷撫扶反徧音遍遹音聿韓詩作猷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悛七全反改也沈七旬反覆芳服反卬其凶反疏正義曰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渝渝訿訿亦孔之哀**傳渝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音義渝許急反訿音紫爾雅云渝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尺證反稱其一本作稱乎底之履反背音佩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渝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正義曰釋訓云渝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渝渝訿訿之文渝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傳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集就也箋云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音義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又反繇音胄中丁仲反適音的訩音凶當丁浪反跬缺氏反舉足曰跬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上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

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云卜筮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豐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正義曰卿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朝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音義朝音刀礙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麗反潰戶對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臣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辯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正義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箋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云淪率也王

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音義否方九反徐音鄙臕王火吴反大也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知音智疏正義曰毛以爲告幽王今日天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乃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



大聖故兼言通以辯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臕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臕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臕音模爲法王肅讀爲幠喜吴反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小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又以聖賢此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爲



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爲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愽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

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戰戰兢兢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傳恐墜也 如履薄冰傳恐陷也音義**馮符冰反愽音搏兢巳冰反恐丘勇反墜直類反本又作隊下篇同疏傳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

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音義宛於阮反

疏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小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唯刺厲王爲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鵃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



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明發發夕至明音義翰胡旦反鶻音骨鵃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鵃云骨鵃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宛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鵃也先人文武也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明發者夜地而



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傳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傳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音義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藴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復扶又反下同疏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藴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包裹曰藴謂藴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

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音義菽音叔藿火郭反蜆亡丁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蟃一名戎女蟃音萬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蠮螉是也蠮於髻反螉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疏正義曰毛以爲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已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



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正義曰王位無常家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正義曰蜆蛉桑蟲蜾蠃蒲盧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璣云蜆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茱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箋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妈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已子也此蜆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傳忝辱也音義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鴒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日而乙反下同朝直遥反毋音無忝他簟反字林他念反疏正義曰毛以爲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眄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我我王也者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君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令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

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傳塡盡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音義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疏正義曰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



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此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溫溫恭人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傳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傳恐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音義惴之瑞反恐丘勇反隕于敏反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序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傳作焉音義弁步干反下同大音泰注傳音付疏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名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卑居雅烏居小烏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傳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箋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音義鸒音豫鸒斯鵅居也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

楚烏也一名鷺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同卑本亦作鵯同音匹又必移反罹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日而乙反號戶刀反旻亡巾反

**疏**正義曰言樂乎彼鷺斯之鳥鷺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寃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正義曰鷺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是也此烏名鷺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行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鷺斯之目是不精也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行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箋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鷺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烏喻凡人當又為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行字傳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于旻天呼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

**蹙蹙周道鞫為茂草傳蹙蹙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傳怒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音義蹙徒歷反鞫九六反易夷跂反怒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疇同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疢勑覲反又音始銳反**

**疏**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蹙蹙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郭璞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直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為喻耳傳正義曰怒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疏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

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傳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音義梓音子木名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之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禀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箋正義曰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箋云遑暇也音義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漼徐子計反又匹計反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

**疏**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生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閑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正義曰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定本無旁所二字屆至也者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為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

獸之不如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音義伎本亦作跂其宜反雖古豆反妃音配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瘣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云瘣木符婁郭云瓿甌瘻腫無枝條也疏正義曰此鹿斯與鴛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雖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箋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



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正義曰釋木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瓿甌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瓿甌瘻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為異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傳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敺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傳隕隊也音義相息亮反兔他故反先蘇薦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敺起俱反又作驅同涕音替隕音蘊隊直類反疏傳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道墐相望是也箋正義曰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掎矣析薪扡矣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



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音義掎寄彼反扡勑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臥反舍音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疏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扡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折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折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正義曰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醻有二等既酢而醻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乃舉觶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

疇名曰旅疇謂衆相疇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疇非奠疇也傳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柂明隨其理柂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佗加也者此佗謂佗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音義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易夷跂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笱音苟閱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烏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疏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默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正義曰言怨固而不暇耳先有其志念

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案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必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傳憮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傳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音義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吳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大憮之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呼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敖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傳正義曰憮大也釋詁文禮內鬻亦謂之憮箋正義曰憮敖釋言文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憮言甚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敖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傳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音義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別彼列反遄市專反沮辭呂反祉音耻已音以疏正義曰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

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王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



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傳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傳餤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卭箋云卭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音義屢本又作婁力住反長之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餤沈音談徐音鹽共音恭本又作恭卭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恭本亦作供又爲之爲于僞反疏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



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案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

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音義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案爾雅漠謨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待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疏正義曰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



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其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慚於人音義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注同椅於宜反梓音子漆音七蛇以支反行下孟反簧音黃疏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



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慚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傳拳力也箋云言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既微且尰爾勇伊何傳骭瘍爲微

腫足爲尰箋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音義麋本又作潛音眷惡烏路反拳音權徐巳袁反易夷豉反尰市勇反骭戶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素音傃疏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正義曰水草交



謂之麋釋水文箋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太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正義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傳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疏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絶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案此經無絶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絶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絶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絶疑者未絶則不疑者絶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絶明暴公絶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傳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内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内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皆畿内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



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

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音義女與之與音豫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諧皆同大音泰已音紀疏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諧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諧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諧我意慚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諧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箋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諧已必矣非難知也心疑何人諧已猶尚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諧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已之情耳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諧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音義唁音彦見賢遍反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日而乙反已音紀疏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諧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爲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讒已而內慚箋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汝之音聲不得睹女之身乎不媿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媿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音義睹丁苦反本又作覩媿九位反或作愧疏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彼若不諧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諧我乎意慚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慚媿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慚愧故不相弔唁爲不媿人不畏天也傳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音義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疏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音義亟紀力反脂音支盱況于反疏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玄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餘同箋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



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音義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上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傳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音義壎況袁反篪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反爲其之爲于僞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疏正義曰既窮之而不

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五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竝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如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與鄭同也傳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竝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



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竝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竝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駮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傳蜮短狐也靦姤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姤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好歌㠯極反側傳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

是也音義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典反姑戶刮反面靦也呂音以古以字本作以疏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姑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姑然說文云靦面見人姑面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不正直者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音義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疏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分行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稱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閉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宮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箋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音義萋七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菲蚳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蚳大音泰注同徐勑佐反疏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譴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大甚傳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

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文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音義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樀同間間側之間又音閑嫗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況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洽適如字玉徐皆都歷反下同疏正義曰既言讒人集成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爲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爲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其多而能巧也傳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斯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姦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摘謂

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已爲之總目言其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掘屋是未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閒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閒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稱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潔之名素已彰著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爲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爲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箋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音義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鬲語也又子立反翩音篇字又作扁惡烏路反疏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音義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訕所諫反又所姦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讒人相戒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巧密爲王信用彼誠則驕逸也我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傳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傳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天制其罪也音義畀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豺疏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

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内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音義猗於綺反徐於宜反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正義曰寺人以



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譖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傳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國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寺人而曰孟子者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注疏卷十九

節南山章○臣浩按此詩古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是也

維周之氐傳氐本○臣光型按爾雅氐天根也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觧本謂氐是氐本同義毛義爲長鄭改作桎非是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荀子作天子是庳卑民不迷

正月章燎之方陽寧或滅之○陽漢書作揚寧漢書作能







蔌蔌方有穀○後漢蔡邕傳注作速速方穀

十月之交章黽勉從事○黽勉漢書作密勿

雨無正章淪胥以鋪○漢書注顔師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謂相薰蒸後漢書注薰胥以痡痡病也

小旻章潝潝訿訿○荀子作喻喻呰呰

巧言章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史記二句在遇犬獲之句下

何人斯序傳暴畿内國名疏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畿内國名○臣人龍按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預注鄭地路史云暴辛公采鄭地也一曰隧

巷伯章取彼譖人○譖禮記注後漢書作讒







毛詩注疏卷十九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七行箋勿當作末刊本末訛未據宋本改

第九頁後七行音義易以豉反刊本豉訛鼓據經典釋文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疏焉得風議而已哉刊本得訛待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六行疏或亦人之禍釁刊本釁訛釁今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小宰中大夫刊本中訛卿今改

第四十五頁後六行疏若小人有為譖毀之言刊本譖訛憯今改

第六十一頁前三行音義弁步干反刊本干訛千今改

第八十二頁後四行疏頳考叔刊本頳訛頴據左傳改

第八十七頁後四行疏舌雖小寛刊本舌訛言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 四庫全書薈要

6